今世名家文鈔

113
969
2

門才13
969
巻2—2 上

今世名家文鈔卷之五

虎山阪井先生名華字公實藝藩教授

復津明甫書

明甫足下。辱書。縷縷數千言。反覆其備。其意大要責僕之不篤相信。而隨佗人毀譽。蓋僕曾責足下。以言語動作之際。頗有不恭之態。非所以待官長貴人者。而足下未深炤僕之所以責足下之意。故有此言也。僕與足下。相知十年。親與之至。不啻兄弟姻婭。豈敢

大正十五年二月
花房仙太郎氏寄贈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8464

以他人一朝之言叨爲之毀譽乎。僕雖駑下。頗知交友之誼矣。誠以足下事親孝。與人有信。任官處事。莫不皆得其理。獨言語動作。不能無小不恭之態。而不自知其爲過耳。我意曰。足下唯不知。故有此過。使之知之。則必速改。故以此相警。而不意至今不悟也。足下言。此小過不足顧。外宜有大過。釋大而言小。非所望故人。以僕爲高明磊落。不拘小節。而其言乃瑣瑣不相類也。嗚呼。僕於足下。小過猶且言之。況於大過乎。唯無大過。安得而言之。唯有小過。安得而不言之。

僕誠不拘小節矣。不拘小節。僕之過也。每欲修而除之。未能而已。今足下不以爲過。又揚以爲美。宜哉足下之不自知其過也。足下又言。俗吏諂諛自售。而已獨不能焉。則不恭之譏。非所恤也。甚矣足下之不自重也。足下之賢於俗吏。非今日也。然其所以賢者。豈以不恭之故乎。俗吏固有諂諛自售者。此勿論已。亦或有謹敕恭儉。達於理。而敏於事者。若槩言俗吏不足論。則其不俗吏者。我未知其可論。安在也。且夫恭之與諂。相似而非。恭也者。盡于己。諂也者。徇于人。

恭也者期於禮諂也者趨於利是故能恭者必不能諂能諂者必不能恭雖然諂亦有二端有內既諂而外亦諂者使人一見知其為諂是諂之未巧者也有內實諂而外如不諂者使人信其不諂因進其諂是諂之巧者也不諂亦有二端有內既不諂而外亦好表其不諂者是未能忘于懷也有內誠不諂而外不復必表其不諂者是之謂實不諂也古之實不諂者莫如孔子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今足下欲其不諂而不恤於不恭之譏亦豈所謂不能忘于懷者乎毀譽固不足恤矣然亦有不可不恤者何則毀而當矣我固將改其過不當矣我亦將防其失譽而當矣我固將加其功不當矣我亦將顧其實是毀與譽皆我之師友也詩曰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此之謂也古之所謂毀譽不恤者是有說焉孔子盡禮而人譏之以諂孟子闢道而人譏之以好辯是皆無其實而有其名如此而恤非夫也今吾有其實而人加之名安可得而不恤哉僕向之譽足下其言實出於家翁家翁之言又出於某勢家勢家

之出。足下所甚不悅。夫君子於言。貴而可取。貴取焉。賤而可取。賤取焉。我取言焉耳。安知其人之貴賤乎。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詩意豈不曰貴者固詢之。而雖賤者亦詢之乎。豈曰賤者詢之。而貴者則不詢之乎。足下亦問其言之當否而已。多問其人之貴賤而已。取言則然。待人則不然。待貴有貴之道。而待賤有賤之道。各有其分。毫不可紊。我觀足下處其間。言語動作。似無甚差別。我故曰。不恭也。曰子方嚴子陵。

來書云。貧賤而驕人。古有一人。子方是也。心苟相知。雖西夫之足。可以加天子之腹。子陵是也。其人

實可尚矣。然子方之不下車於武侯。而子陵之加足於帝腹。蓋二人之過也。二人者素行俊偉。多常人不能得而及者。故雖有二者之過。不足為之累耳。誠使子方下車於武侯。子陵不加足於帝腹。則其可尚將愈甚矣。雖然諸侯至嚴。天子至尊。常人見之。不能仰視。而二人者視之如奴隸。其高風偉節。宜戎千載尚之也。故余曾賢子方。又賢子陵。而今又賢足下。唯賢矣。故責於子方以其不下車。責於子陵以其加足帝腹。而責於足下以其不恭於官長貴人。貴之者愛之

也。傳曰。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僕雖不能及。尚庶幾焉。足下又言。不恭出於矜與夸。而已無有可矜之事。則亦無有有矜之心。因條其事數件。以證不矜之故。而其實將以諷僕懲其有矜之心。其設意可謂微而切矣。雖然此數事者。微足下之言。僕豈不自知哉。僕恒嗜酒。飲一斗方醉。凡在朋友。無有能與敵者。既醉而歌。自然諧節。而其態瑰瑋。如玉山將頹者。恐稽中散之後。無復有此妙。是僕之所矜也。又恒好文章。無方無圓。唯氣之主。渾渾流出。不自知其所底止。常謂漢唯一太史遷。唐唯一韓退之。而後寥寥無人。是又僕之所矜也。嗚呼。文章道之餘。而歌酒遊戲。欲之魁也。苟知讀書講道者。莫不恥言之。而僕則矜之。是其爲過。豈特一言語動作。小不恭之間哉。傳曰。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僕不能自攻其大過。而責於足下以其小過。足下之不服宜矣。然僕於此數事。既自知其過。私心自誓。自今之後。不復以此過。故近日既禁酒。將以次及其餘。書曰。維聖無念爲狂。維狂能念爲聖。僕雖大過。既自知

之矣。則後將終無小過。足下雖小過。不自知之矣。則後安保其無大過乎。是所以有向之警也。子明之言固與余同。正夫之言。似有病焉。言雖有病。意則無病矣。則亦與余同已。不一。

答藤正夫書

辱書。示以仕進不利。欲遯艸野。此古人高蹈之遺風。而恐非今日之所宜。向粗陳其不可。而今復云云者。想足下亦非不知其不可。特有疑余之言或出相慰藉。而實不然焉耳。僕與足下。情如肉骨。喜悲歡戚一切盡同之。豈敢面前叨作好語。而不顧他日之顛躓哉。鄙意瞻顧。實有見此有可竢之勢。而彼無可信之事。故勸足下優游竢時也。然不敢明白決言者。以事係公上。進退淹速。有不在我者也。假令僕之父兄子

弟適遇斯事其告之亦不過如此耳夫聽者方迫而言者不決足下疑之亦宜矣雖然事有徵祥成與不成粗可先知我察今日之事勢未見其不成之徵況足下在學十有二年天時亦已一周矣此而不能決欲艸野自棄豈不惜哉城中生理固艱矣要我輩清雅不欲作畀畀可賤之事故益見其艱耳若使之革面變服制衾編箇紙裝鬃漆出爲學士入爲商賈則城中十里無適非生理之窟復何艱之有若果不忍爲欲清雅自處則艸野亦城中而已況彼一旦心變

禮弛給養不繼欲去則無資欲止則非計前後躓跋進退維谷其窮恐甚於今日矣傳曰何必去父母之邦足下之仕本爲父母今尊翁已沒矣則足下之去住宜飄然無所顧慮東西南北唯意所向然此鄉乃父母之邦我願足下遲遲而行已餘非面不委華頓首

又

辱書承復夢熊羆何兄之富於男子也我新喪一子
煢煢孑立三復書辭益深悲痛敗軍之將不可語以
戰勝況喪明之人而欲誘之以懸鈴充閭之慶抑何
兄之不情也兄非不情人也蓋喜心有餘而無以自
制則不能不語我我之與兄情同肉骨情厚則禮略
故不敢賀兄而自言我之不幸兄亦勿以我為不情
也文章來書有文章主氣而先生文氣無敵之言實以氣為主矣如僕者
疾痛慘怛之餘氣已衰廢而文亦隨之縱令馳驅中

原將復奚爲獨招集後學勉勉勵飾下以奉先人之遺意上以報國恩之萬一僕今日之意實如此而已僕既無子以諸生爲子所恨豚犬繩繩可望於成立者甚少令子駿駒也雖無兄之託而僕固欲教而成之況其託之厚乎昨見其持尊書來言語動作一如巨人不知兄有何宿德而生此佳兒諺曰鵠生鸛鸛生鶚鶚生鸛不當矣鸛生鶚恐或然焉嗚呼兄有子如此如此命也不如此命也安命處順兄無所喜而我無所悲自今之後兄則勉而生子矣我則勉而教之矣我年未至四十佗日幸而有男子亦託之於兄矣不宣

答醫生平原有的乞交書

向也辱書。言温而意恭。如欲授僕以賢父兄之任。而自執子弟之禮者。僕始得之。大駭以爲足下何人。而望於僕以此事也。僕雖幼好學。所事特言語文字之間而已。言語文字之於道。相似而遠。不知足下有何所取於僕而慕之也。凡人之樂於交者。樂其相益以道也。交而無益於道。與不交均已。僕恐足下既交之後。噬臍於無益。是以停不脩答。因循陵遲。遂經三旬矣。今復辱書。見推以滯答之故。其言益温。而意益恭。

方之前書萬萬有加僕於是始知足下實有所取於僕而不已也其如是僕安可復寡陋自安而不答見慕之厚乎足下云前時好學頗有志於大道不幸未就忽陷賤業夫醫之爲業親乎汚穢甘於鄙辱好惡不能自專惟招之應奔走朝夕不暇寢與食而始能餬口於歲時之間足下謂之賤業當矣然吾觀世之業醫者率皆華衣美服揚揚道路肆然自大莫有能自知其賤者也若有能自知其賤者吾不敢謂之常醫乃足下即其人歟足下方有名於醫而自知其伎

之賤既自知其技之賤則又知吾道之尊足下至此可謂賢矣果非常醫矣僕夙好文章刻苦精勵于今十年其勤已至則其技亦巧故僕於文章不多讓于人也然心自以爲此所謂博奕之雄與醫業無大異也故不敢以此自大將求所謂大道者而從之是以平時於人雖武夫俗吏諸愚妄人其言苟有補於道必取而師焉況足下之賢僕豈敢拒之以狹自益之道乎乃足下遽見僕之不急於答比諸孟子待夷子甚哉足下之不類于言也夫孟子待夷子不敢遽焉

者。以其人與己異道。而已不自重。則道亦將從而輕也。故辭以病。非實有所病也。將以重身而尊道。身重而道尊矣。如僕胡然。何者儒之於醫。事雖不相涉。而道亦無相害。程子曰。事親者不可以不知醫。是非特不相害。亦將相濟。則僕豈敢試足下以虛僞而卜其誠否乎。足下有疑於此。幸刀匕之暇。一顧吾廬而見焉。僕方面而大耳。絲鬚而豐下。與人相親。賢愚一心。立談之際。盡吐情實。僕資性如此而已。足下親見其如此。而後始知僕待足下不以夷子之實也。雖然如僕實有所病焉。手能持而未能知取捨。足能行而未能擇趨避。目能視而未能分真僞。耳能聽而未能辨邪正。口能言而未能時語默。此五者皆僕之病也。常欲藥而治之。示諸世醫。亦數矣。皆掩耳而走。意足下之賢。非常醫。必將知治之之方。僕願與聞其要。不一

呈杏坪賴翁書

華頓首。向也辱賜原古編。宜亟趨而謝也。而遲延至今者。鄙意竊以謂徒亟於趨謝。不如卒業而後謝之爲宜。今既卒業矣。則復竊以謂謝而稱其美。不如叩我心之所疑以拜其賜也。何則先生此編。證辭核博。而論理精微。所以排邪說。而表正學者。固當顯於天下。而傳於後世。不待我輩稱美也。抑有所疑而不叩。則既於我心有不盡。而亦將非先生所以賜之之意也。蓋孟子論氣。待公丑之問而益明。程子之說心。得

呂氏之疑而始詳。我之疑問。適所以發此編之藴也邪。請以此爲謝矣。天說曰。顯微雖異。其實無間。易曰。顯諸仁。藏諸用。天人之德。莫大於仁也。其體隱微。而顯著之用已具乎此。故能發育萬物。以陳於上下也。而彼隱微之體。常藏於用處。愚意繫辭此條。對言仁與用。以明天地之道。非專稱仁之德也。且仁者以發於外而言。用者以隱於内而言。頗與常義異。故本義曰。仁謂造化之功。德之發也。用謂機緘之妙。業之本也。今乃以仁稱天人之德。而復以隱與顯爲其體用。

正文朱義皆未見此義也。獨孔疏之說道之爲體。顯見仁功。潛藏功用。其解用字以常義與尊說同。而對言仁與用。以明道之爲體。仍同朱義。則亦與尊解異矣。不知尊說何所據也。意尊著此條。沉言顯微無間之理。而非正解繫辭之文。則於理有得焉。不必泥於辭句耶。然此編之所以作者。本以異氏之妄證古言而斥新註也。故明新註之原於古言。以訂其妄。則雖非正解。豈可草草乎。又治教總論曰。上帝降衷。以授其性。民物得之。各爲其極。故衷無不有者也。父子有

親父子之衷也君臣有義君臣之衷也物之受衷也弗若人遠矣然亦必有之因舉牛之引重馬之致遠水火之潤且燥各爲其衷愚意衷得以人言不得以物言蓋衷中也不偏不倚之名所以狀性之德也性之德不偏不倚故稱之曰中而非直指性之謂也性之德全則得稱中不全則不得稱中衆庶固不能全性之德特其氣禀物欲之所致而非其本然也苟能除物欲而變氣質則皆可以全性之德故亦得稱中書曰上帝降衷于下民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

是也如物則共受性於天也與人同而其爲德也不同故虎狼有仁無義蜂蟻有義無仁所謂不能通貫乎全體是也既不能全性之德而又不能變氣質而克物欲則中之稱何由而施乎是以朱子於中庸首章解性兼言人物而解中專以人心言之可觀已然則謂人物一性則可謂人物一衷則不可且所謂牛之引重馬之致遠水火之潤燥是氣也非理也則亦非衷也鄙意如此幸垂批正以明其疑何賜如之

答賴翁書

辱賜尊報拜受疾拆。意必有以啓愚蒙而反覆考索。不肖之惑滋甚矣。措而弗問。非弟子之道也。唯其爲惑多端。一一叩問。恐更增疑。請就其惑之最大者質之矣。尊示曰。顯諸仁。藏諸用。只是一事。顯諸仁。是可見底。藏諸用。是不可見底。仁便是藏諸用。朱說已如此。今對仁與用爲二事。大背本義也。不肖前書以顯藏一句爲對言而已。非以爲二事也。蓋繫辭以仁用二句。明天地之道而尊著以爲專稱仁之德。故曰

對言仁與用而非專稱仁德也然既謂之對言則亦不可不謂之二事物固有合而言之者又有分而言之者所引朱說顯藏只是一事猶如言陰陽只是一氣皆合而言之也合而言之顯藏只是一事而陰陽只是一氣若分而言之顯仁藏用之不可不爲二事亦猶如具陰行陽之不可不爲二氣不審亦以爲非二氣耶所謂仁便是藏諸用語類唯此一條疑與尊說同其他諸說皆與鄙說合矣曰顯諸仁是用底跡藏諸用是仁底心曰顯諸仁千頭萬緒藏諸用只是一箇物事曰顯諸仁是繼之者善也藏諸用是成之者性也曰顯諸仁似怒藏諸用似忠曰顯諸仁如元亨是流行處藏諸用如利貞是流行底骨子曰有作前後說處如元亨利貞之類有作表裏說處便是這箇凡此數說皆以仁爲外以用爲內以仁爲顯以用爲隱無非對言以明天地之道也然語類門人所錄或有未定之說不如據本義之明確故前書不敢引他說獨以本義爲問者爲是也即本義曰仁謂造化之功德之發也用謂機緘之妙業之本也曰德曰業

曰發曰本其爲二事最章章矣而旁引中庸首章一體一用體立用行等註文以爲非有兩事之證我固不謂非一體一用又不謂非體立用行然此特體用之常說非繫辭正旨也不言而可至於所謂雖有天人之別而體用非有兩事仁本人德性之名以人德說天德乃天人合一之道最不奉教焉何則繫辭明言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言天地與人異也故程子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又曰此天地與人異處聖人有不能爲天之

所爲處然則天人合一之道以說常理則可以說此條之義則方枘而圓鑿其不合必矣尊意以爲說彼則此亦明鄙意則以爲說彼而此隨闇矣若夫用字之與常義異前條朱說足見其概而所引橫渠說一故神神字用字一樣最可以見其非體用之用也夫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也故曰陰陽不測曰神此用字亦然包天地生生之機而未發然發育之妙活在其中故曰用所謂機緘之妙是也其不謂神而謂用示其所藏有事物事也此一句用蔡清說故曰難說若以體

用之用何難說之有雖然天下之物無非體用者若以體用言之顯諸仁即用而藏諸用即體也亦不假他說而證之即本義言仁者德之發用者業之本仁曰發用曰本即向之表裏說者而表裏既體用也既體用矣固一源也固非有二物也然此亦常理也則凡經中所有費隱中和博約本末皆可以爲一源之證何必主引此條乎尊示又曰我所謂人物得衷就其稟受之初爲言也其所得雖有多少之不同無非天理之正所謂一物得一無妄一物各具一太極是

也非謂未發已發及學脩全備之中也不肖前書固不專謂學脩之中亦就稟受之初而言之也稟受之初已異而稟受之後亦異故曰中之稱無所施也今尊書專就稟受之初言之請我亦就稟受之初解之矣稟受之初人與物不同人者稟受順正而形性共全尊著所謂惟人聚中和之氣而具中和之德是也如物者稟受偏倚而形性共不全虎狼父子是偏於仁也蜂蟻君臣是偏於義也故中得以人稱不得以物稱也唯天之所降同是一理無差於人與物於人

得稱中則於物亦似可得稱然古人未嘗以物稱中者無佗焉中者不偏不倚之名所以狀性之德而非直指乎性之謂也譬之手足之執履性也其恭重德也天既同賦人物以執履之性則宜同其恭重之德然執履人物得同稱而未聞恭重同稱也仁義禮智者執履也中者恭重也故謂人物一性則可謂人物一中則不可既是一性矣故曰萬物一無妄曰萬物一太極蓋性之理本無妄而其體則太極也故曰一也視其性之一因謂其德亦一猶如視猫狗之執履

因謂之恭重也故執履無人物之差而恭重唯人得稱之性之理無人物之異而中之德唯人得稱之且尊著既就禀受之初爲言則有生之後非所以爲證今乃引牛之引馬之致水火之濕燥各爲其中大牛馬之偏於引致水火之偏於濕燥皆氣之所爲而非所以論性之理也故曰皆氣也非理也則亦非中也夫理氣之不容離猶如寒熱之不離水火故曰天下未有無理之氣而未有無氣之理不肖雖淺膚寧不辯此義乎竊謂尊著方論中以性之理而以見於氣

者爲言。恐不免所謂認氣爲理之弊。故曰。氣也非理也。非謂有氣而無理也。雖然不容離之物。而離而言之。言誠有病矣。然古人立言。亦有如此者。朱子曰。陰陽是氣。不是道。程子曰。陰陽氣也。不可謂道。夫道不外乎陰陽。而理之與道則一矣。而云云如此者。蓋以理氣不可相離。而混合之則亦不可也。所喻爲飛魚躍。亦氣也。其飛必有所以飛者。而躍必有所以躍者。是理也。故理不外乎飛躍。而謂飛躍即理。則器與道一矣。不知尊意直指飛躍爲理耶。要而言之。尊意以顯藏爲仁之體用。而鄙意則以仁與用爲天地之道。尊意以人物同爲一中。而鄙意則限之以人。大旨如此而已。無用於紛紛枝葉之言。請舉一二。要語見教。幸甚。

與加藤君緒書

華頓首。藤生事濟矣。君緒推轂多年。難而始成。想必大喜焉。近年學風衰替。日甚一日。世豈少好學之士。以官不賞其人。往往變節以徇時風也已。生之拔擢人頗知所激。則我輩之喜。豈獨爲生一人哉。聞之伯成云。君緒頗以華之漫於謝辭爲言。蓋生之事。華實託君緒以周旋之勞。勞而無報。遷延半歲。其爲言亦宜矣。嗚呼當其事之未濟。則屬託恐後。而及濟則漫焉忘其勞。是世間輕薄者之所爲。而君緒以爲華亦

未免於此邪。華雖駑下。讀書知耻。輕薄之行。死不能爲。誠以我之與君緒。至親如貫。懽欣憂戚。一切同情。生之得濟。我固喜之。君緒亦喜之。不必遽作之謝辭以學俗吏之常禮也。莊周有言。蹶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驁。兄則嫗。大親則已矣。華亦恃君緒之親而已。豈敢忘其勞哉。且華之託生。雖云爲生。乃所以爲國家也。君緒之薦生。雖云爲華。亦所以爲國家也。是以華不敢以屬託之故望報於生。而君緒乃欲以周旋之故求謝於華邪。雖然生之拔擢。君緒實有勞焉。其德於我亦大矣。詩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君緒既爲我之德。我亦將爲君緒之德。而區區小禮。非所以爲報。孟子曰。責善朋友之道也。自今之後。我於君緒。心謂不可者。言而無遺。使君緒之學之明者益明。行之脩者益脩。以盡朋友責善之義。是我之所以爲報。而此書即其一也。不知君緒以爲如何。

與人書

僕有一事。甚欲與足下言之。言之恐招足下之怒矣。不言非朋友之道也。我性率直。寧招足下之怒。而不能負朋友之道。請言焉。所謂一事。非他也。足下之好釣也。僕每聞他人話足下好釣。心甚惡之。未嘗不嘔咄也。夫釣非可惡之事也。古之高節。如呂望嚴光之徒。皆託此以遯焉。乃今惡於足下。如此者。何也。非惡於釣魚也。惡於釣而近利也。釣魚之利。僅少矣。亦可以資家計。故貪利之士。往往好焉。況近日物價騰躍。

尺魚如璧。求之於市。不若求之於海。腰橫短刀。頭戴破笠。垂綸半日。追逐漁師。而朝夕之厨。常有潑刺之聲焉。或時有奇獲。斥賣諸市。一二紅鱗。化爲千百青銅。而渭濱之風。冨春之興。索然盡矣。乃足下最好之。而其技之巧。亦有漁師不能及者。僕之所以甚惡焉者。蓋是也。然是釣之小者也。又有大者焉。以米穀爲餌。以棉橦爲綸。以金銀爲鉤。以狙獪爲徒。日夜焦心。伺候晴雨。一獲所得。黃白充棟。一脫所失。破家覆産。其得其失。間不容息。朝爲猗陶。夕爲丐夫。是其爲事至鄙爲心至險。雖乃商賈焉。少有識趣者。皆耻而弗爲。況於學士君子乎。聞足下頗與其徒交。又頗預其議。是必傳者之妄矣。雖然曾記釣徒之言云。釣黨不如釣鰡之樂。釣鰡不如釣鱸之樂。蓋其獲愈大而其樂愈深。則凡好於釣魚者。安保不移其樂於彼黃且白者乎。要之釣小釣大。皆利之主矣。足下讀書。知義理。而家又不甚貧。若果有此事。有何顏立於士友之間哉。我言激切。固知足下之怒矣。然是朋友之道也。華頓首不具。

答岸本生書

辱書深以令子見屬辭旨懇惻字字淚言言血雖未知足下之面而心可知矣聞足下頗好世俗所謂心學者心學我所不知也聞之於人其源出於陽明王氏王氏之學其是非得失姑舍是矣要之持守簡約專求諸心與夫世儒浮夸輕靡大言無實者固異日而言也足下之好心學殆亦以此也邪僕雖幼好學而沉濫於詞章而從事於訓詁其於心性毫無所得近日深悟其非猛然奮勵欲以盡除舊習而致諸躬

行。故亦有取於王氏焉。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既如此矣。故平居於人。苟有志於躬行焉。雖愚茫不智目無隻字者。亦不愧交而友之。況於讀書知義理者乎。又況於好所謂心學如足下者乎。子夏曰。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足下之於我。可謂敬而有禮。從今之後。足下我之兄弟也。則令予我之子弟也。雖無足下之囑。僕安可他人自視而不力教誨哉。但令予俊才有志氣。其必成立也。不必假僕之教誨耳。足下幼失怙恃。獨期子孫之成立。乃自以爲不幸之大。如僕則正反是矣。年過三十。猶受父母之養。而至今未有一子。其爲不幸孰大於足下。而不自知其不幸。蓋以四海皆兄弟也。則皆子弟也。令予臨去求書。草卒走筆。言無次第。

與小竹篠翁書

月性來示七家詩鈔序伏讀一過鄙意甚不喜於其求售之言置而不言非事長者之道也夫書賈之印行我輩文字孰不出於求售但其書有中售有不中故書賈之求有得有不得然則售與不售在其書求與不求在書賈在其書者我當深計其可不可以爲從違無徒災梨棗也在書賈者我何知焉不問而可墨香之此舉固求售也其乞序於長者亦求售也長者誠惡於是不如勿序序之當不復言其求售且墨

香之印行六家也長者已自撰詩而授之及不肖如僕者亦見慫慂是長者不以其舉爲不可也及今印行七家乃言其求售以爲非士君子之所喜言彼固非士君子也實求售也又何病於其名顧言之之人乃士君子也則求售之事非其所知則不如不問不問正是不喜言也諺曰呼乞兒不以乞兒況墨香雖商賈矣聞其頗知讀書詠詩又非乞兒比也然長者之作此言吾知其意矣蓋此集既不盡天下詩人其脫於選者不能無不平之心或將毀此舉以其射利而并及集中人長者有見於此故先自發端欲以塞其口耳其所以賤墨香者乃所以慰天下詩人之心也此等周旋在長者爲最得意處在僕爲最不喜處何也方今天下詩人亦可知矣所謂耆宿先生固有其也所謂少壯俊傑亦有其也但耆宿已有集梓行而少壯行將上此集又何不平之有而慰之乎其餘汎汎之徒而脫於選非選者脫之也彼自脫也其毀譽何恤焉由是言之此集雖不盡天下詩人而天下詩人亦不多外於此集益以見不必賤墨香以其求

售也。然此序亦難爲焉。長者已列在集中。若賞此舉。是自賞也。賤之則如彼。賞之則如此。故鄙意此序不欲長者執筆。果不得乎已。欲盡除所謂求售者。而獨以東西古今相爲終始。鄙意如此。幸賜示教。若夫行文之佳。與字句增損。後藤氏之批評盡矣。華頓首再拜。

仁賢天皇論

聖人之所以嚴於名分者。未有名分亂而天下不亂者也。仁賢之讓顯宗。其亂名分大矣。而天下不亂焉者。特賴當時人心之淳朴。而後世上下相奪。嫡庶相爭。以致亂亡者。未必不仁賢作之俑也。嗚呼此儒者守正之常議。而非所以論仁賢也。凡論人必察其心與跡。察於心而不察於跡。則徐偃之得民。可以擬於太王之仁。察於跡而不察於心。則子噲之讓位。可以比於堯舜之義。雖然心之善而跡之不善。不害爲君

子跡之善而心之不善是後世小人之所以徼倖濟私也我深察仁賢之心而後見其至公無我非後世之所望也何則嫡庶兄弟之不可亂三尺豎子且知之而孰謂仁賢之賢而不之知哉蓋其心以爲我之至是初非吾心負心而苟立雖死不忍爲是以泣涕不敢從也夫以天子之至貴與天下之至富已又爲當立之人焉然不敢一毫負心而苟爲也推是心也凡天下一切之利慾可以動人心者皆不足以芥蔕其中也誠使天下之爲君臣者皆存是心則寧有上下相奪之亂哉爲兄弟者皆存是心則寧有嫡庶相爭之禍哉則名分不待於嚴而天下自不犯於名分矣焉有悍者而鞭策始疾牛有觸者而楅衡始急人有爭奪之心而名分始嚴名分之嚴聖人之不得已也由是觀之仁賢之跡則害於名分矣如其心則可以裨於名分矣嗟乎後世上下相奪嫡庶相爭以致亂亡者豈皆不知名分之嚴哉利欲充溢於內而名分孤行於外宜矣其不相勝也我之所以恕於仁賢者亦豈得已也哉

中臣鎌足論

世稱鎌足學周孔之道於南淵先生。蓋託言以圖入鹿而已。非實學周孔之道也。余以爲凡託言者。亦必有其實。而後可以託其名。而人始不疑矣。石錯之謀州吁也。託於致仕。劉裕之圖桓玄也。託於遊獵。蓋石錯實老。而劉裕本好獵也。鎌足之學周孔之道。亦豈徒託其名云乎。我觀其誅入鹿。大義至忠。暴白天下者。固已合於周孔之道。而密謀秘計。亦施得其宜。縱令周孔處之。亦不過如此而已。蓋其平素所存。有得

於周孔之道故臨大事而所發如此其後佐天智帝興學校制律令以基王室之盛使我邦文物風化直軼漢唐比隆三代皆鎌足之力也其不盡如周孔之教者時運爲然蓋夏之禮至殷而備殷之禮又至周而備焉制度文爲固非一世之所能定況在我邦草創未靖之時非可責備於一人也要之天下艾安四方無虞天子垂拱兆民賴之是豈非周孔之道之實也哉自古立大功者多不能克其終故曰非功之難保功是難今鎌足既有不世之勲而天智亦非坦懷不忌之主其誅石川麻呂可覩已而鎌足能以功名終始不見有毫髮之嫌隙非得於周孔之道豈能至此哉然鎌足未嘗一言稱述周公孔子既得其實不必事其名亦非所謂至道無言者邪後世君子談治必言周公論教必言孔子至其所爲之實則未嘗一遵周公之道王安石輩是已安石之與鎌足固不同日語矣如其才則亦有大過于人者而其所以失者徒好其名而不能好其實也蓋後世人心日卑無有能以道自任者雖名託周孔其心未嘗以其實爲可

行於今也今鎌足學周孔之道而其成功之偉如此使周孔之道不爲虛器空文由是觀之鎌足之學周孔之道非託言也實也

平相國論

治者常也亂者非常也善者性也不善者非性也是故居亂而思治者有之矣未有居治而思亂者也爲不善而耻者有之矣未有爲善而耻者也然自古治世恒少而亂世恒多善人恒少而不善人恒多於是乎荀卿之徒曰不善性也其善詐也寔何其不思之甚也天下固多父子相賊者矣然父子之道不以此而廢也多君臣相害者矣然君臣之義不以此而滅也夫其所以不廢不滅者孰教而孰使之也王莽能

移漢祚。而不能使父老不墮淚於司隸威儀。祿山能傾唐室。而不能使子弟不慟哭於梨園管絃。而窮殖賈充皆自愧於身後之名矣。故觀治於治世。未可知其果爲常。觀治於亂世。而後可以知其爲常也。觀善於善人。未可知其果爲性。觀善於不善人。而後可以知其爲性也。是以其治愈失。而其思愈甚。其善愈喪。而其恥愈深。我請假平相國以證之矣。天下之亂。極於保元治承之際。子弑其父者有之。臣弑其君者亦有之。舉天下之人。不夷狄禽獸者幾希。而其尤無道者莫平相國若也。執天子而若臣。失其義。殺叔父而父子失其道。其它淫暴肆虐。千百年所絕無而僅有者。相國盡具諸其一身。我意相國之於不善。宜如飢者之廿食。渴者之貪飲。不暇復恤。佗人毀譽。孰知其不善愈大而其恥愈甚乎。何以知之。相國既擅天下。擇京童數十人。巡察畿內。有一言及已者。輒夷其家。周厲王使衛巫監其國人。秦始皇坑儒生於咸陽。無佗。其不善甚於佗人。故其恥深於佗人也。相國之於厲王始皇。地隔萬里。時曠千歲。而其所爲如合符節

是亦孰教而孰使之也。吾是以知其性之不可滅也。夫既有恥於不善之心。則有趨於善之心。心趨於善。而天下之治亦隨之矣。然厲王始皇皆亂天下。而相國亦終於亂亡者。何也。徒知恥其不善。而不知充其善也。夫心一也。爲善斯心也。爲不善亦斯心也。相國既勇於爲不仁矣。豈不能勇於爲仁乎。既力於爲不義矣。豈不能力於爲義乎。誠令相國一旦翻然自反。知禁之於彼。不如止之於此。引而信之。觸類而長之。天下方苦於其不仁不義矣。豈不樂於其仁義哉。則天下與相國皆將趨仁義而莫之或禦。寧有不治者哉。雖然是特吾儒聖賢克己之說。固非相國之所知也。假令相國而在。豈能聽而從之。而理則不可誣也。嗚呼天下之亂。莫甚於保元治承。而尚有向治之道。天下之不善。莫過於平相國。而尚有趨善之方。況於治且善於此者乎。故余嘗曰。古今無有不可爲之時。天下無有不可教之人。

梶原景時論

景時之讒義經史以爲本於檀浦之怨固然然亦有所恃也誰恃也恃時政也時政老姦雄傑以賴朝之親據軍國之權其有志天下蓋非一日也而平居所忌害莫義經之甚也義經智勇無雙新有大功而諸將畏服雖欲除之其方無得而施也獨計以爲景時曾與之忿爭使之惡之必其所欲而景時亦以爲時政勢位強盛可倚以報舊怨於是風旨微情不約投合而讒遂成矣夫小人之於利害講之極明無利於

已雖惡其人而不敢讒及其有利反是景時即小人之最者豈無所恃而遽讒至親大功之人以自失其利哉袁盎辱趙同於文帝之座而同不能復讒盎景時之與義經爭三軍所齊覩賴朝亦必聞之而遽讒之於賴朝賴朝必以爲報怨而不信矣且當此之時賴朝與義經嫌隙未明特藏之於意中耳而景時謗讒一無所避豈無所恃而能哉蓋時政與政子日夜媒蘖義經之短顧其奸謀深至人不能得而覺而景時狡獪多智投其機而報其怨是以深言切譏而賴

朝不疑耳曰讒義經宜恃時政讒重忠恃何人乎曰亦恃時政也讒義經未見其實恃時政讒重忠始見其實恃時政也何則時政所最忌義經也次莫如重忠重忠親爲時政之子婿而勇武出於諸將之上故讒之以反逆外如爲賴朝削北條氏之黨者而實以適時政之心也當是時北條氏之勢方熾諸將不敢出一語以議其事意賴朝之聰或不能無疑於其大盛而景時獨刺其黨而弗顧於是乎見嚮之譏義經者出忠國家而非報私怨也是以賴朝之寵日隆而

時政之計亦始成矣。景時既得賴朝之寵。於是讒虐橫肆。無所不至。是亦小人之常情也。卒之至諸將連訢。走死道路。而不能復恃時政之勢。蓋時政陰收其用。以成其志。而及其志既成。則不復顧之。以令嚮之使之讒謗者。如已一不相知。此其所以奸謀深至傑出萬人。而奪賴朝之天下於指顧中也。嗚呼景時當其得意陷人也。肆虐可畏如彼。而及一旦自陷。則橫死可憐如此。凡恃人而不能自恃者。孰不蹈景時之禍哉。

賈生論

賈生天下士。所言皆切當時務。文帝不能用。徒使後世追用其策。天下皆哀生之不幸。予獨以爲不然。生之所言。將爲一身邪。所願不過富貴之樂。必不至爲他人流涕痛哭抑將爲國家邪。雖不用於當時。而用於後世。則其有功漢室也。可謂其志達矣。何必出諸其身。見乎其時。而後以爲功哉。自古賢人君子。其言固未必爲當時之用。但其的當事理。兼適時勢。故後世不能得而廢耳。況如生者。當時亦已知其言之善

矣。獨不能用而已。則生之不幸。我未見其可哀也。且我嘗以爲生之言。誠切於當時之務矣。然使之得盡行其言。未必無禍其身也。何則生之所言。皆數十百年天下大弊。高惠以來因循不能革者。上下耳目便安爲常。此豈一朝所可遽變哉。賈生雖有超世之才。年少氣銳。使之得所欲爲。必不能以漸而發。夫以數十百年之弊。而欲一朝變之。是固足以擾天下而禍其身。晁錯是已。晁錯非賈生之倫也。然如其所言。亦未必不切當時之弊。但發之不能以漸。故激吳楚之變。以禍其身耳。然則文帝之不用生。適所以愛生而全其用也。凡人之情。當事未行。唯見其利。而不見其害。及其既行。唯見其害。不見其利。是以天下知咎景帝之用晁錯。而無稱文帝之不用賈生。知戒晁錯之首難。而無察賈生之免禍。由是觀之。生之不幸。豈非其幸也歟。雖然此禍福趨避之說。特爲賈生慮其敗耳。君子之事君。苟利國家。死生以之。何遑問其身之幸不幸哉。

今世名家文鈔卷之五

今世名家文鈔卷之六

虎山阪井先生

梅居記

林逋之後不聞愛梅者非無愛梅者也無能堪愛梅者也梅者高潔之花苟非其人雖云愛之適瀆之也非獨梅爲然凡花之高潔者皆然故愛蘭者必如屈原而後可以愛之愛菊者必如陶潛而後可以愛之宋璟君子也亦嘗賦梅矣且不得與逋齒者以其忠

亮有餘而風韻不足也而況市井閭閻之人乃欲與孤山隱士同其嗜好豈不大謬乎某賈人也號其廬曰梅居蓋亦欲愛梅也夫賈之爲人握牙籌爭錐刀而梅之爲花清癯自高我未知其所以愛之者也且夫人之愛於花非曰徒愛之亦必有所因而愛也是以屈子之愛於蘭也以其皎潔孤芳有忠臣幽愁之狀陶子之愛於菊也以其晚節獨秀有處士隱逸之操皆愛其似已者也林逋之於梅最其能似者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唯其似也甚故其愛之也深今某之於梅有何所似而欲愛之也雖然所貴於林逋者以其心而不以其跡借令逋居市井閭閻之間其高潔固將自若也則市井閭閻之人若有能存心高潔者亦可以愛梅而不爲瀆也不然古今山林之士亦多愛梅者而何獨貴於逋哉余雖未知某之果足以愛梅邪否以其欲愛梅知其存心之異於世賈也故爲之記

五勝樓記

藝府南七十里爲音門兩山對立海流其間相傳本爲一山平相國清盛疎鑿以通舟楫之利地有相國碑焉居民數百家商漁雜處其稍富者皆臨水築樓以占景致而今田氏之樓爲最勝丙戌之秋主人大明迎余遊耳蜀記樓在碑北數百步規制宏麗觀望極美其勝之目有五曰樓下潮聲舟直到岸岸直登樓憑几而坐高枕而卧隱隱之聲如風雨驟至疑身未離舟中曰波上晨輝天曉烟消上下一碧旭光流

金亂無定彩。平看飛鳥。俯窺游魚。樂意洋洋。覺憑欄之非我矣。曰檻外帆影。危檣如林。依岸候潮。潮應風發。千帆齊張。有疾者。有徐者。有欹者。有正者。征人歸客。各異其情。而舉在目前。曰松間明月。返照已收。暝烟四合。水風颯然。清寒襲人。仰看前山。一輪如氷。突出松樹間。不覺絶叫稱奇。傾數太白矣。曰浦口漁火。夜深月黑。四顧寂寥。唯見寒影數點。映波明滅。而水禽悲鳴。遠近相答。使人酒醒形靜。悄然有思歸之情。此五者樓之所以得名。而余所親見也。其餘烟雨風雪空濛皎潔之狀。想皆可喜焉。而限以五者。蓋節之也。大抵海樓之勝。以空濶無際爲常。而斯樓不然。左右指顧。不出十數里。不費於目。不勞於神。山如假山。水如池水。疑相國之疎鑿。或爲斯樓設。斯勝而不專爲舟楫之利。此其所以爲最勝也。大明好學有騷思。而予冊霞三歲畫竹。書大字。皆不負斯樓之勝。

遊漢辨記

全一山唯松望之三面峭絶一面稍夷可登者熊谷氏古城也遶山有溪清深多魚石堰淺水漾然如風雨者横川也傍溪有村簇簇千餘家商賈輻湊牛馬如織者漢辨也余遊漢辨三每望古城未嘗不欲登以觀成敗之跡而未能也今兹又遊焉則亦雨不果豈古城之靈有所忌而不欲人之窺其墟邪當天正之際熊谷氏虎踞此山威名著一州而能來為敵者武田光和也余來時過武田氏古城下見道傍祭大

石高如人長問之則曰光和所手投云二將勇力相
儔地險相敵勝負相持而今皆亾矣厚壁深塹火樓
重塞所以備要害圖久安者莫不皆廢墜堙夷而樵
牧侵而麋鹿栖矣此固興亾常數古人譬諸夜旦錯
行無足恠者也然要之上下二百年之間而已矣則
安知二百年後不反覆相替如斯哉余於是大有感
焉漢辨商賈之區得利則喜失利則悲孜孜朝夕唯
貨是求誰有與余同其感者哉夜深雨休星月娟娟
乃出戶望古城獨立石堰之上久之

棠陰舍記

國家之治莫要於郡職郡職之務莫重於刑獄是以
明主最慎其撰非有才有學通達古今者則衆庶往
往見病焉我藝之制郡職上爲郡代次爲代官又其
次爲代官屬吏下則村長及保長而齊民矣屬吏職
卑然居上下之樞而握出入之要其舉措從違尤爲
一郡利病之所係我觀今之爲屬吏者率伶俐有才
幹其理錢穀課賦役敏捷而善辨可謂能矣至於刑
獄大議死生所存則惘然不知所出是其職之卑固

不得乎獨決也。假令得乎獨決。亦無能爲。蓋由有才而無學。通今而不達古焉耳。故余嘗以謂賤吏無學。未必害事。唯郡吏不可無學。門人林生好學而旁愛和歌。少爲代官屬吏。深留心於民事。而最重刑獄焉。一日讀詩至甘棠。嘆曰。甚矣哉。召公之德。思其人而愛其樹。我雖不能及。而心慕焉。於是改其名。曰愛樹。而園又有棠梨二株甚茂。因號其舍。曰棠陰。蓋深知刑獄之可重。故深知召公之可慕。同儕或笑之。曰。召公方伯。其德將聖。林生何者。乃欲慕之。余曰。是何足知林生乎。夫位有貴賤。而德各存人。德有聖凡。而布之則是。且屬吏之卑。而知慕召公。況於代官乎。又況於郡代乎。是林生一慕召公。使郡代代官皆慕之。則村長保長亦皆承其德意。而齊民寧有不蒙利者乎。我藝之郡。庶幾復見二南之化矣。嗚呼。學之不適於世務也久。今得林生。我學始有用焉。從今之後。郡有刑獄大議。而善決之者。我不期諸佗人矣。雖然。慕召公。而不能蹈其實。則不獨爲同儕所笑。亦將爲棠梨所笑。可不勉哉。

浩齋記

余既爲煥卿序九霞樓詩文卷。煥卿又寄書與幣。求其浩齋記。因親寫諸儒銘詩數十篇相示。余諾而未果。煥卿屢使人促之。僧義龍特來者三。余乃謂義龍曰。甚哉煥卿之切於求也。浩齋之義。諸儒盡之矣。無復待於余之言。而煥卿乃求之如此。意者諸儒皆言浩之美。而不言浩之病。皆言煥卿之所以得於浩者。而不言其所以失於浩者。故煥卿之意有所不充。而欲乞益於余歟。傳有之。美疢藥石。我將言浩之病以

防煥卿之失。庶幾乎充其意矣。然浩之美之非一也。其病亦非一也。我且言其切於煥卿者數端。而餘可類推焉。浩於營築者。必不能守其室也。浩於求索者。必不能蓄其物也。浩於費用者。必不能完其財也。今煥卿既有九霞帶江之樓。而又有浩齋。是非浩於營築者乎。四方題詠。請乞無遺。既盡我邦。并及異域。是非浩於求索者乎。一詩必具一金。一文必具一幣。詩文之無盡。金幣隨之。是非浩於費用者乎。且以人言之。晉有殷浩。清言名理。世以擬管樂。而浮夸無用。終以憂死。魏有崔浩。才謀淵博。自比子房。而矜能浩直。竟取族滅之禍。二子亦一時之傑矣。其所以失者。皆好名而遺實也。今煥卿所業者賈也。而所嗜好者皆士大夫之事。豈得無好名之失乎。凡此數者。皆浩之病。而煥卿所宜自警也。我將以此爲記。可乎。義龍曰。君之言亦甚矣。煥卿之家。儉素相承。所謂二樓一齋。皆樸質不雕飾。而煥卿尤清虛寡慾。獨不能忘懷於詩文之求。而其所費亦未必至傾家貲也。君嚮作序。亦稱其奇特。所云詩文有樂於前。而貨財無憂於後

者。可謂最得其實。而今乃反是。我未見大數者之可以病煥卿。而況於殷崔二子之失乎。然君之意則厚矣。不可以不使煥卿知。乃書而贈之。遂以爲記。

晩靜廬記

友人石井明卿。號其廬。曰晩靜。靜何必於時。而限之以晩。晩其獨靜。而餘時或不然邪。抑餘時雖皆靜。而不如晩之最靜邪。然人之動靜。朝最靜。午次之。晩則多事矣。況明卿之廬。鄰於社。而接於寺。寺鐘之聲。社鼓之響。晩最爲喧。四時風景。門外游人如雲。醉歌雜沓。又晩最爲喧。而名爲晩靜。其故何歟。曰。所謂靜者。非無事之謂也。有事而不爲之動也。又非無聲之謂也。有聲而不爲之喧也。夫事多於晩。而明卿之廬最

喧於晚矣。而所謂靜者未嘗變也。晚且靜矣。則餘時皆無不靜者。而其所以爲靜。有自得而不自知者也。是謂之無心之靜。明卿以爲無事而靜。事至則動。無聲而靜。聲接則喧。唯無心之靜。無時不然。無時不然。則亦無時不自得。故名以晚靜。蓋欲就其動且喧者。以見其靜也已。然所謂無心者。又非無思無慮之謂也。其心無累於物也。無累之極。舉凡天下之物。無足以動其心者。何靜如之。當是之時。雖風雷拔山。戰鬬動天。亦不以爲喧。況於鐘鼓醉歌乎。我觀世之好靜者。大都有心於求之。既有所求。豈自得之謂哉。茶博禪僧是已。方其飲及趺坐之時。其形咨焉非不靜也。唯能靜於靜。而不能靜於動與喧。皆非我所謂靜也。明卿有小有志識。我固知其與茶博禪僧異矣。明卿笑曰。君之言誠美矣。我意未必然也。夫事固多於晚矣。亦有不多之時焉。我盧固喧於晚矣。亦有不喧之時焉。我性嗜酒。而酒最宜於晚。當夫歸鳥已定。竹扉將鎖之際。把杯獨酌。欣然自適。外無所聞。唯聞壺液落喉。汩汩有聲而已。其爲樂亦非茶博禪僧之所得

而知。是我之所自得也。亦可以謂晚靜邪。余亦笑曰。可矣哉。

藏六庵記

佐佐木正躬。名其閒居之庵。曰藏六。而乞記於余。余問其所以名之故。正躬笑而不言。余曰。藏六龜也。取於龜而名庵。有何所忌。而難乎言也。且既有所忌。又何以名與記爲。正躬又笑而不言。余曰。子無復言也。我請以吾之心。卜子之意矣。夫物有所伏。而後有所起。有所藏而後有所發。龜能藏矣。故其發於卜也。能知吉凶禍福。發於壽也。能享千載之久。今子以此名庵。其意豈欲有所藏而後發歟。抑龜能藏其體而已。

不能藏其智也。故以其能知吉凶禍福者。反害其身。而不能保千載之壽。老聃有言。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若愚。是藏智之謂也。予之意亦豈欲觀於龜之藏體以藏其智歟。智能藏矣。其發於事。無適不可。古之智者亦多焉。而獨稱神禹。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其治天下亦然。今觀其所傳洪範九疇。無非行其所無事者。蓋亦觀於龜文而得焉耳。所謂行所無事。即所以藏其智。而九疇之與藏六。固亦同出而異名。予之意其果本於此乎。顧此常理也。皆非可忌之事也。

而予難乎言。則別必有故焉。予北郡之豪族也。國內豪族幾百。而予爲巨擘。猶如水族三百而龜爲之長也。聞近日家計齟齬。頗爲民吏所困。亦猶如清江使者尼于預且之網也。予方憤於此。而未能有伸。故且欲縮首斂手抱脚於一室。穴寓塗泥曳尾之意而已。是所以藏六名庵。而其故固有難乎言者歟。正躬竟笑而不言。乃獨記余言。

晚翠亭記

黄備上成之處士。曰小埜徵字文獻。庭有老松二株。皆數百年物。因號其亭。曰晚翠。而請記于余。余不識處士也。然就其名而推其爲人。必其好古而愛禮。非尋常處士比。可知矣。何則文獻之不足。自夫子時已有其嘆焉。處士生數千歲後。乃欲文獻自期。而使古禮徵於己。其志不亦卓異可尚乎。蓋處士以此爲志。故父兄以此爲名。則其以晚翠號亭。亦可推而知其意矣。夫衆木之生。發榮春夏。莫不鬱鬱交翠者。猶如

夏殷之禮蔚然於其盛時也及乎時移歲寒霜雪交集盡就枯落不復存一翠又猶如二代變遷而其禮不可徵也當是時求夫鬱鬱之翠能不改其節於晚者唯有松焉已莊周云松栢獨也青青是其卓異可尚亦豈非木中之文獻乎且文者美之可觀也獻者有德於己也松之翠其美固可觀而能不改於晚節乃其德之有然則文獻自期之人而愛松是猶隱逸而愛菊君子而愛蓮宜乎其取而號亭也雖然古之禮其亾也久即夫子所言者亦既殘闕不全不知處

上何所愛而好而欲徵之也夫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君子之於禮樂苟能達其本不必拘其跡故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則今之禮亦猶古之禮誠達於是矣凡天下事物所以接身而觸眼者無適不爲禮即無適不可徵也晚翠乃其物矣庭除咫尺目擊道存固又不待之杞之宋而徵文獻焉若謂老松在在有之而晚翠不必茲堂乎則彼菊也蓮也愛之者亦多矣何獨期於隱逸君子哉故晚翠之亭唯處士號之而可我所以不辭其

記之請也。

王魚堂記

吉邨景淵爲其從兄池內某請曰某自名其堂曰王魚取諸鯉魚之瑞也願先生爲之記焉余問其瑞如何景淵曰我亦不知也問某不敢言言但得先生之記則爲瑞矣余曰昔劉之奇放生鯉而夢得延壽之報某之瑞或如是也乎然人之壽夭出于天非鯉魚所能制且夢之事茫昧荒忽不足以爲瑞也則或取於王祥之孝乎孝感所致雙鯉躍出此則誠瑞矣然祥之孝可慕也於鯉魚則無取也二者非所以名堂

而堂則已有名。我知其之意矣。夫謂鯉魚爲王魚者。貴之也。貴之也者。以其能神變爲龍。興雲行雨。而澤乎田野也。凡蟲魚之類。變化不一。雀爲蛤。鼠爲蝠。蛇爲蓋。魚蝦蟹爲鶉。皆可謂能變矣。而不能神。獨鯉魚能變而神。所以貴之而爲魚中王也。某之意以謂鯉魚實可貴矣。然亦鱗介而已。乃能神變如此。況人爲萬物之靈。其可貴非物所比。顧獨不能神變。可哉。孔子曰。可以人而不如鳥魚亦然。古之賢豪起匹夫。位卿相。脫短褐。服文繡。號令四海。榮及子孫。此豈非神變也歟。而其可貴亦不止于一時興雲而行雨。我亦人矣。何可不慕而願之。然則某之名堂。雖取瑞於鯉魚。其意所屬。不在鯉魚。而在古之賢豪。賢豪亦人之瑞者。詩之麟趾。曰。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意不在麟。而以麟名篇。意不在鯉魚。而以鯉魚名堂。某之取瑞。其亦詩人之遺乎。景淵曰。我實不知某之意也。然以此語之。我知其必再拜受賜矣。余曰未也。貴賤有數。卿相不可願而致。唯能自脩其德。人人可以神變。而願之則是矣。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堯舜聖

人也。常人而爲聖人。聖人人之最瑞者。夫以耶然五尺之軀。而與天地比其大。日月同其光。道立天下。而德流後世。其爲神變可貴。果如何也乎。誠使某知顧於是。而能自脩其德。則卿相之位。文繡之服。皆不足言。而況於區區三十六鱗之瑞乎。景淵拜曰。先生之言果爲瑞矣。某固受賜。而我亦與焉。請書贈之。

清狂艸堂記

放翁有句。詩酒清狂二十年。浮屠月性善詩又類嗜酒。因自號清狂。而就余求其艸堂記。余問艸堂安在。曰未有之也。余曰。無堂何用記。性曰。君亦作此言乎。我未死也。既求祭文於人。我不自知身之生死。況於堂之有無乎。然我少好漫游。西至肥筑。東極常毛。而今往來京攝間。凡安身息肩之所。皆我之艸堂矣。亦不可以記乎。余曰。子誠清狂人也。生死之相懸。子則同之。有無之相差。子則齊之。且人誰無鄉國之念。子

則東西漫游。自肆於塵濁外。皆與常情絶異。非清狂能如此乎。顧佛之道。宗乎出家。貴於清淨。舉凡一切世間事。而藐視之。其要乃在離生死而忘有無。以我觀之。佛亦清狂而已。予佛徒也。謂佛爲清狂。必不信矣。且佛不聞善詩。而酒則其所戒也。予乃破戒而爲之。故欲清狂自嘲。以寓懺悔之意歟。抑予既知自嘲矣。則我將爲予解之。夫所謂詩酒清狂。因詩酒以清狂也。其實詩酒即清狂者也。何則詩之爲辭。主乎清。而其妙必至以死爲生。以無爲有。是非狂乎。酒固狂樂也。一醉之樂。不復知生死有無。而其味最貴於清矣。是以古今名詩酒者。不一其人。而非清狂之士。無能得其趣。李杜唯清狂矣。故其詩卓然氣蓋百代。阮劉唯清狂矣。故能酣醉終日。全真於亂世。放翁雖清狂自名。恐未能盡清狂之實。使之果清狂。必不從韓平原以望太平。彼於一時利害。且不免於趨避。豈能同生死。而濟有無哉。今予能得於清狂之趣。則放翁不足言也。雖爲李杜爲阮劉。皆無不可。而佛之道亦庶幾其成乎。既能成佛。而後草堂始可居焉。性曰何

也。曰。堂所以安身息肩也。予之帥堂。雖滿天下。皆逆旅之館。不過一時安息也。若夫終焉安息之所。無柱無梁。無門無庭。其封埒然以高。其棡薪然以茂。所謂極樂淨土是予之本宅也。他日予成佛而居之。我請歌之以詩。哭之以酒。以落清狂帥堂之成矣。性曰。君亦欲祭我乎。吾敢不饗。因以爲記云。

詠松聯句序

天地之間。莫人爲貴。禽獸草木。皆其微者矣。是故指人爲禽獸草木。無不怫然者也。而世之壽人。或以龜鶴焉。或以松柏焉。是豈非禽獸草木。而其人欣然唯恐不及焉者。何也。且龜鶴松柏之所以壽者。以其無智無能無耳目心思耳。人而如此。雖壽極千億歲亦不足尚。而世常以此壽人。豈不謬乎。雖然我嘗以爲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草木者幾希。今夫松柏。其始生也。森森有凌雲之志。既老也。鬱鬱有傲霜之節。施諸

家室則有棟梁之材用諸江海則有舟楫之利其德如彼其用如此其所以異於人者特以無耳目心思耳人以其有耳目心思自以爲異於草木而愚蒙頑鈍幼長無述兀然老衰無有尺寸用於世以斃焉者往往皆是名爲人矣實與草木無異非徒無異或不及焉我意松柏但無知而已使之有知必將不與若人爲伍也而世不問其人之當否一壽之以松柏而豈不謬乎余之壽人亦多矣皆不能無慚於松柏而其能無慚者獨知築山君已君少好武自孫吳兵法至弓馬刀槍木棒手搏諸小技莫不通知而精熟又好學於凡聖賢之書皆能窺其要而究其微是以仕至參政夙夜辛勤數十年人皆仰其德而賴其用既老致政歸休於家亦尚拳拳以講武論學爲樂蓋君資質已過人加以習鍊有餘是以少之所好老而愈篤宜乎壽之松柏而無慚也今茲月日爲君七十生辰令子某徧徵壽詞于國中而求皆詠松君之爲參政也專統學堂之政以故學堂諸子相議爲作聯句二章以壽之命余題其首凡聯句二章一章章二十

四句。一章章二十八句。其人之數。半其句之數云。

送陸存中序

天下之憂。莫大乎正學不明。而邪說肆行也。世之君子。苟知憂天下。則莫不知邪說之可惡。既知其可惡。則亦莫不知其可排也。然其勢蔓衍無得而如何。則不過慨然付於一大息耳。嗚呼亦志小矣。天下之事。不爲而已。安有爲而不可爲者哉。豫人陸存中。余近知之。學正而行嚴。始來也洒然異之。既交也懽然信之。愈久而愈可喜。其學最惡邪說。而排釋氏特甚。曰。邪說之害。莫甚於釋氏。釋氏不除。則天下不治。我得

志必先除釋氏矣。平時言笑。偶一及焉。輒切齒扼腕。或議其太甚。則曰。薰蕕不並器。水火不同用。天下豈有彼重而此不輕者哉。蓋實知正學之可貴。故實知邪說之可惡。故余嘗語人曰。方今誠得如存中者數十人。木鐸東西。天下不復憂釋氏矣。今茲四月有故將還豫。謂余曰。子幸知我。幸爲我一言。夫豫南海四州之一也。四州空海之所生。故其人信海殊甚。佗州凡天下疲癃廢疾之人。巡遊四州。偶或得愈焉。則訛以爲海之靈驗。其俗可謂弊矣。蓋四州地偏。留正學而有名者。自一齋父子兼山二洲數君子外。未聞其人。是以正學日微而邪說日肆。宜哉其俗之弊也。聞今有近藤先生者。君子人也。尊正學而爲國人所信。存中亦曾從受講習之益。今存中還國。益力其學。而致之行。使先生唱於前。而存中和於後。則向之信海者。皆將漸知所歸也。正學既明。則邪說自不能肆。庶幾其俗亦因而變焉。然海之教。浹人骨髓。殆千餘年。亦已尚矣。乃區區一日之力欲以變之。豈易可爲哉。正之勝邪。猶水之勝火。其不能勝者。我之未至也。誠

令存中學益進而行益高則所謂黃面瞿曇亦將斂衽況於海乎況於信海者乎我聞四州不生狐浮屠之誑人猶如狐之蠱人佗日存中學成而志得使天下談者曰四州獸無狐人無浮屠豈非天地間一大快事乎我將以此托存中

兒玉春齋印譜序

淺於交而深於言古人所戒也誹於腹而譽於口亦我所不爲也兒玉春齋播人也善篆刻而有辨才其始來也適有故不能款接然余見其動止之慢而言語之躁心竊以爲末技之士徒巧口舌而已不必款接也及其再來與談古今議人物該通强記取舍無謬而作詩敏捷咄嗟成章而後知其技不止篆刻而才亦不獨口舌而已因留而觴之酒酣談劇益見才致惜其輕率自肆而莫之或止也既而爲余刻印五

顆皆古樸可喜將謝之以物則不欲曰得一序足矣
因出其所著印譜及諸儒序文請書其首余就觀印
譜其體有古者有今者有古今相雜者大抵祖乎西
漢而所擬刻蕭何曹參等印皆逼於真焉宜矣諸儒
之賛而美之也而余意頗與諸儒異故欲辭而不書
而其請愈力乃笑而語之曰子篆刻者也以鐫物為
其業我儒者也以鐫人為其職請假子之篆刻以鐫
予之身矣古人有言書心畫也鐵筆亦書而已則篆
之所尚可以見其心之所存焉今子所尚西漢也西

漢之士如蕭何曹參必予之所慕也故亦雕其印矣
然蕭何恭謹有禮而予之動止則不免於慢焉曹參
清淨無為而予之言語則不免於躁焉且所尚於漢
篆者以其高古典重而有法也而予則輕率自肆而
莫之或止也是予存心於西漢而其所為皆與是反
矣豈不悖也哉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又曰如切
如磋如琢如磨予能幡然自省使夫鐫於物者攻之
於身得於手者體之於心推而遠之擴而大之則予
之為人日月就將雖為秦為周為夏殷亦無不可而

況於西漢乎。而篆刻之美。亦將與湯盤孔鼎同其典則矣。不亦善乎。然所謂動止之慢。而言語之躁。雖余亦不免焉。今幸觀於子之譜。趦然有所省。既以自益。則亦不可以不益乎。請以此爲謝矣。春齋拜。曰。豈翅足也哉。

九霞樓詩文卷序

均是求也。求於貨財。則謂之貪鄙。求於詩文。則謂之清雅。不知詩文浮辭。有何益於實。而貨財日用之不可少者。乃譏於此。而譽於彼。抑亦何說。然則貨財之不求。而詩文之求。既爲顛倒可笑。而況多費貨財以求詩文乎。豫州富賈松田煥卿。其所居之樓曰九霞。其先人所築也。登眺海山有十二之勝。煥卿求題咏於四方。苟名文辭者。無不盡就而乞。而不復惜於耗費焉。松田氏之貨財有限。而天下之詩文無盡。正恐

奎章重疊充棟而青蚨空乏掃匱矣此豈非重浮辭輕實用而顛倒可笑之甚乎曰不然煥卿富賈也自其先世於求貨財之道必不遺餘力矣而煥卿所以守之亦必有道焉以其贏餘求於詩文詩文之樂不竭於前而貨財之憂無慮於後清雅之譽有播於人而貪鄙之譏無歸於已豈非兩得者乎當其平居無事登眺樓上海山諸勝左右獻技而煥卿酬之以題咏朗誦數過心逸身適飄然自忘疑與九霞仙人相揖於有無之際此其爲樂固非尋常賈人所得而知也且此樓也爲煥卿先人之所築題咏之盛適所以華祖先之業而非獨供一已之樂也其意蓋亦厚矣今世士太夫其能好詩文者曾無幾人而貨財之求或甚於商賈然不救其貧困則至舉祖先舊業付諸佗人其可笑豈不更甚也耶嗚呼商賈而能爲士太夫之事士太夫而不免商賈之行方我之有感於此也會煥卿告卷成并囑序因有此贈

送葛岡仲英序

葛岡仲英。土州人也。家世里正。仲英幼學醫。年二十二。付家務於二弟。辭親求師。東至京攝。西至肥筑。其至我藝師惠美氏。而時時出入余門。今丙申。將開業浪華。來別曰。我願有請焉。我自出國于茲五年。無日不念於君父。今不且還國。而開業浪華。於心不安。然土州地僻。不足成名。而浪華天下都會也。且與我國舟路便迩。君父息耗。朝夕可聞。吾聞爭名於朝。爭利於市。浪華醫者之市朝也。願先生賜一言。爲之先聲。

余聞而笑之。以爲其業誠足開邪。固無待於我之一言也。不足邪。我雖千言萬語。何益於其名乎。且名者實之賓也。苟有實焉。雖絶海孤島。亦可以發名於天下。而況於四州乎。仲英不自省其無實而歸。不足於國。以此開業。浪華亦土州已。然我有取其君父之言焉。吾觀世之業醫者。名雖拯人。而實利財貨而已。是以平居講於君臣之理者。不過藥劑之緩急。講於子母之道者。不過財幣之輕重。其實志於忠孝。百無一焉。仲英獨不然也。仲英非有祿於國。父母之養。自有二弟存。乃能眷眷乎君父如此。士能以君父爲心。其持身不容於不謹。而拯人亦不至於不仁。是可以開業。而名亦將隨之矣。抑仲英實念於君父耶。何不一還國。國君不欲仲英之還。父母亦欲仲英之出。如是而開業浪華。於心不亦安乎。浪華固名利之場。而土州乃君父之邦也。君父之念。名利之慾。仲英寧無辨於此邪。雖然忠之與孝。以其心不以其跡。誠使其心純於君父。則江湖未必不同魏闕。而陟岵亦無異於環膝。況浪華與土隔一帆程乎。且難得者時也。易失

者機也。古人所以貴乎及時。而仲英年正廿六矣。則其急於開業。亦有不得已者邪。仲英去矣。我言止于此矣。余友僧大年。予之鄉人也。必與予相知。我嘗偉其遁佛而歸儒。蓋亦念於君父之重也。聞近卜居浪華。而專以周易教授。子有疑於我言。請往而問之。

送平原櫟山序

櫟山醫學該博。而獨好傷寒論。文才秀出。而不愛作詩。今茲戊申。將開業於浪華。余招而觴之。謂曰。子亦聞栗山柴翁之語乎。翁嘗語醫生曰。醫而知誦七言詩一句者。其人必拙醫也。櫟山曰。我意固如此。余曰。翁之語切矣。未若我之語更切。請語子乎。櫟山曰。願聞之。余曰。醫而知誦傷寒論一句者。其人必拙醫也。櫟山曰何謂也。余曰醫莫妙俞扁。俞扁不聞有書。降至倉公。論著稍見。而其法未具。又降至仲景。始有傷

寒論。而天下後世莫不取法。是非其技愈下。而其法愈詳乎。子試觀夫狸鼪捕鼠。而鷙鳥攫禽。其捷如神。不學而能。是謂自得。自得而後始可語妙矣。雖醫之技。何以異是。予能自得於其妙。雖無傷寒論可。又況於其字句乎。子居此地。講傷寒論亦久。今將如浪華。亦猶欲以講於此者講於彼乎。抑欲別有爲乎。昔越人過趙爲帶下醫。入秦爲小兒醫。隨俗爲變。唯變故妙。善學下惠者。必不爲下惠者。善學仲景者。必不爲仲景者。不知子以爲如何。櫟山仰思良久。曰。教之矣

字序送山本生還泉州

山本生名忱泉人也從余周歲甚力。將還。乞言。并求命字。余適講中庸誠善之章。因字之。曰公善而送之。曰。學之道在乎存誠。在乎明善。善明矣。而誠不存。則仁不實於仁。義不實於義。若夫不孝之子。不忠之臣。豈不知忠孝之爲善乎。誠存矣。而善不明。則不仁以爲仁。不義以爲義。若夫淫人之於色。貪人之於貨。其好之之心。豈不誠也乎。故曰。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也。子之名忱。忱即誠也。我察子之平生。言語行事。未

見虛譌之跡。亦庶幾乎其誠矣。所慮者善之不明也。今將還泉。泉與京攝爲鄰壤。俗奢而風淫。其徇貨色者。比比皆是。而談仁義忠孝之士。曾無幾人。予若不明於善。則氣習之所移。見聞之所奪。恐不能力學如今日矣。則周歲之所得。將舉而亾之。豈不惜乎。生曰我固不欲去。父母有命。不可違。歸即復來。余曰。已矣。去而存我言。不去也。來而廢我言。不來也。孟子曰。歸而求之。有餘師。于時天保乙未冬十一月七日也。

上埜有年字說

農業農。商業商。不必讀書學問也。讀書學問。士君子之事。農商而從士君子之事。可也乎。農亦人也。商亦人也。讀書學問所以學爲人。士君子固好之。農商亦好之。不可也乎。上埜有年。家世爲備之大農。至有年。好讀書。來游余門。甚力。余意必不能耐久也。居半歲。請歸省。余意必不能復來也。又半歲。有年復至。余始偉其志。則謂之曰。來學固可。予之田得無乃荒乎。有年曰。田荒孰與學荒。且我田既託人而治之。未必荒

也。余益偉焉。既而有年。請命字。余曰。子之名有年。有年有秋也。書有之。農之服田力穡乃有秋。學亦然。力學乃有成。請字子曰勉卿。勉亦力也。子常觀於田。而勉於學。觀於學而力於田。子之田與學。患其不治哉。雖然田可以託人而治之。學不可以不自力。不自力而欲託人。雖有良師益友。亦如之何已。而學者所以學爲人。孝弟而已。忠信而已。外是而爲學。雖見聞浩博。文辭絶人。猶爲學荒矣。捨稻粱而種根莠。根莠蔽天。予以爲不荒之田邪。有年曰否。

清狂說

清狂者何也。不狂而似狂者也。是蘇林之說。而最切於月性矣。月性不察。取諸陸游詩酒清狂之句。故余嚮作記。亦用其意。以爲清且狂。非本義也。然林以脉理清濁爲言。雖云本義。亦醫家遺說也。故古人解清狂。大抵皆以爲清且狂。如左思之僕黨清狂。杜甫之裘馬清狂。及晁補之陳與義之不欽散髮而清狂。是已。則清狂不必用蘇說而可。顧清且狂者。向之說盡矣。故今以不狂而似狂者。終言其所以最切於月性

乎。月性所宗淨土真宗也。淨土真宗。肉食而妻蓄。非僧亦非俗。蓋爲古來未曾有之宗法。自佗宗觀之。似狂者也。然其實必有不狂者。是以其法蔓衍天下。殊甚佗宗。而豪傑之士。亦多出於其徒。月性其一也。月性弊衣破笠。周游四方。性最惡剃頭。平居必蓄髮數十日。至僧俗不可分。乃始剃焉。其未剃。人或戲擬刀輒抱頭逃匿。不異嬰兒。是似狂者也。然與之談古今。議成敗。縷縷矢口。從横風生。未嘗失於是非之當。作詩敏妙。最巧艷曲綺語。能言人不能言者。亦未嘗失足於非禮之地。以故海内有名之士。皆與之親善。蓋知其不狂也。比諸佗宗僧侶。因酒不文。外表持律而内迷酒色者。其爲得失何如哉。然則狂而似不狂者。他宗僧侶也。不狂而似狂者。月性也。抑所謂狂而似不狂者。豈止他宗僧侶爲然乎。雖吾儒亦有之。儒學聖人也。其道大中至正。非外道可比也。吾察世儒所爲。率皆好惡反常。而是非顛倒。要之亦狂而已。然抗顏大言。自以爲不狂。寧識月性輩竊笑於其後哉。余非喜清狂也。春春月性如此。蓋欲以警世儒。而并自

警故爲之說。

題四十七士姓名印譜後

赤穗人兒玉玄真刻四十七士姓名印譜。應其邑人之求也。安藝儒臣阪井華題其後。從玄真之請也。夫四十七士忠義之節。自然感於人心者。孰不知其姓名。又不待印譜以傳于世也。然因印譜而見姓名。見姓名而思忠義之節。亦人心自然之感也。況赤穗人追慕最深者乎。是邑人之所以求刻於玄真也。而赤穗本藝之支封也。藝之臣子。其於四十七士。有先世之契焉。是玄真之所以請題於華也。嗚呼忠孝天也。

觀於此刻。而不知感者。是非臣也。是非子也。

跋四十七士手柬

余將爲中澤雪城跋。四十七士手柬。或止之曰。此卷雪城在赤穗所獲。閒諸赤穗人。卷中頗有贋作。雪城已不知而購之。予又不知而欲跋之邪。余曰。雪城不知。我將語之。去贋存眞。何損完璧焉。曰。雪城唯不知故購之。今雖語之。豈復辨眞贋哉。余曰。眞贋果不可辨。並存之而可。尚書雜僞。列在五經。孝經不純。學者傳之。苟使其眞居十而贋居一。是狐裘羔袖也。曰。認砆爲玉。凡工之常。雪城而失之。何在其爲書家。余曰。

雪城所取在人。而不在書。四十七士。爲人如一。而書各異巧拙。巧拙不可以分真贋。則雪城之失於鑒。何咎焉。且鑒書亦如鑒士。善書未必善鑒。賢智或失於取士。如夫良雄糾合義士。其初同盟不下數百。而真者乃四十六士耳。其餘皆贋也。良雄雖智焉。而不能預鑒其渝盟而捨之。況雪城之於此卷。其難鑒殆有甚焉者乎。雖然聞諸雪城既得此卷。而赤穗人深悔之。百計購還。而雪城不可。則所謂贋作者。亦安知非其妄作蜚語。詆真爲贋。如彼渝盟人。反譏四十七士以爲不臣哉。其人笑而退。因録其語爲跋。

原道卿碑

天保甲辰夏四月十二日。原君道卿沒矣。既葬門人議建碑于尾山瑞川寺。請余爲之銘。君名隆通稱平次。道卿其字也。少從山瀨源太學劍技。所謂信拔流是也。技既成。人皆畏服。有夜叉平次之目。源太亦自以不及。蓋君天資既捷。加以習錬絕精。其往來師門二十餘年。雖祈寒暑雨。未嘗一日休廢。至道路爲語曰。烏有不鳴之日。原某無不行之日。源太既歿。君名益彰。門人益衆。余亦從游數年。毫無所得。獨記其平

居教喻之語曰劍無劍也以體爲劍體無體也以神爲體渾然以圓熒然以明又曰不待不止不思不慮如轉阪上丸如蹙水中瓢又曰以人爲拙即我之拙以人爲妙我始方妙兩妙相敵本無勝負唯無勝負所以有術觀此數語君之所得亦可知焉歿年六十三其葬在于府下西向寺配中川氏有二子長爲毅平次爲恭平君爲人激昂有奇節頗好和歌亦多可誦其歿衆相嗟惜曰武人種子絶矣嗚呼昇平日久凡事無不廢弛而武技最甚幸而有絶技如君者又不能永其年宜矣衆相嗟惜而況於門人乎所以有此碑而余亦不敢辭其請也是爲銘

吉田氏父子墓銘

此我姨夫吉田憲德之墓。而其子元善祔焉。父子平居信佛。遺言火葬。特斂齒骨於此。而久之未有墓。今茲嘉永巳酉四月。始能成之。則姨母河瀨氏。泣而囑銘。曰。吾夫之無福。而吾子之無壽。若又無銘。何以表其美于後乎。萃曰諾。憲德名維通。法諱寂靜。父曰玄悅。世住漢辨。以醫著。至憲德最好學。學無所不窺。所著有醫原抄。未卒業而談博。可知矣。歿年五十七。天保八年四月十一日也。元善名伯春。法諱忍證。幼穎

悟。長益有氣。游京師。師小石元瑞。元瑞奇其才。盡傳奥秘。既還。技益巧。名益揚。弘化三年五月四日以疾歿。年三十二。衆相嗟痛。有王摧蘭折之嘆。嗚呼。世醫多矣。而學如憲德。才如元善者。亦罕見其比。乃其所至如是而已。宜乎姨母之欲銘而表之也。抑才之與學。亦末焉耳。若其父子處心至誠。與人有恩義。皆所謂佛位中人矣。其平居信佛。豈徒信之云乎哉。

笠原翁碑

愛死者愚也。不愛者非情也。死人之所必有。非愛之之所能免。而凡有生之物。莫有不愛死者。鳥魚蟲蛾且然。況於人乎。獨佛氏以出生死爲其道。信之之徒或有實不愛死者。蓋信之至深。無復情於他。其人雖生。其心已死。宜乎其不愛也。如笠原翁者。是矣。所以未葬。而有此碑也。翁名源兵衛。備之東濱人。本姓酒井氏。父曰清介。兄弟八人。皆業農。翁出繼笠原氏。亦農家也。有子。曰龜太郎。今茲己酉。翁語家人曰。我自

少勤苦於田。以得家道稍致豐富。今已六十又三。無復望於世。獨恨不能視吾碑而死耳。若得夫婦共爲一石。請坂井先生以銘之。吾事了矣。妻欣然從之。而子不敢違。於是謁僧受法諱。曰速入清觀居士。妻曰心蓮。淨薰大姊。即日命工治石。而差人於藝。請銘。余謂世之信佛者多矣。如翁之所爲。亦少見其比。獨沐德信。預作終制。司空表聖。預爲壙。以見異於當時焉。雖云非情。或可以喻夫愛死而愚者。故記者傳其事。而不敢沒。余之於翁亦然。抑翁已不愛死。尚何有於死後之名。而其汲汲碑文。豈亦未能忘於不朽乎。是人之所感於翁。故解之以銘曰。

田而勤之。生不徒存。碑而彰之。死不徒亡。唯其生也如彼。故死也如此。復又何問其朽不朽哉。

今世名家文鈔卷之六

今世名家文鈔卷之七

笛浦野田先生名逸字子明丹後田邊人

復綾部侯書

客冬嘉平念二日。貴藩侍醫森生。忽過敝廬。下逮誨帖及高文。并備傳教命。恩意藹切。榮踰望外。感悚横生。不知其端。捧誦高文二篇。論辯窮詰。不遺餘力。其言足以發蒙而啓瞶矣。然下問之切如是。僕亦何可以無一言之報。閣下之論。非不稜角峭勵。非不光芒

煥發獨以其無所承襲有牽強拗報而不自知者有決裂支離而不自覺者有瞋目攘臂言涉憤激而不自察者譬諸樸茂之美未加雕琢若揆以規矩施以槌鑿豈無成其材哉僕無似未敢有品鷟人文字而今於閣下之文妄批攙說若是者何哉律身飾行如閣下篤志彊學如閣下赫赫有邦之主而待士以禮如閣下而懇辭不獲將至為累於閣下為累於閣下不可不懼而所懼有更甚焉者蓋僕聞閣下德文之盛欽仰之者非一日也況僕產田邊其距貴封不過半日程及移關左其寓與貴邸相遥咫尺非不可以叫呼而通扳援而進也但貴賤異等雲泥遼絶非如吾儕小人之一屐過從尺簡往來者加之僕性骯髒見世之儒先齷齪然求知於諸侯奴顏婢膝聞命而奔走者心竊醜之寧受簡伉不遜之罪不屑枉其性以比於彼齷齪儒先也由是近者遠遠者益隔雖以夫半日之程咫尺之地素所欽仰如閣下未嘗有叫呼扳援而通且進也既而自責曰僕之不枉其性則然矣其如閣下何閣下之賢生在異代耶追慕其遺

躅思為之執鞭而慨乎有不可及之嘆隅在遐方耶想見其風采欲摳衣從之而悵然有不可即之恨既並其世非可嘆者也又接其地非可恨者也非可嘆可恨而不能通且進而遽已可乎是僕之引咎自責而不已者矣而今閣下退然鉛公侯之尊禮之愛惜之骯髒不狂其性如僕而能成就之使積歲累月懼且責者忽然銷息不知其所如矣不圖七尺之命為閣下之所成就其為賜孰大於此焉抑又思僕之感恩則有之矣而其所成就者特一時之遇而已豈足為閣下言之然骯髒不狂其性如僕而成就之若此則何材不成何性不成豈不有成已成物之盛績致之於闔國者也此獨可與閣下言者矣臨紙荒迷不覽宋冐威嚴伏祈鑒亮二月二十一日。

送後藤子文遊松島序

後藤子文在學積年鬱其所蓄今茲八月將遊與之松島屬余文以寵其行乃告曰甚矣哉海與嶽之為人師也宜矣學人之僕僕焉不能已於遊也曰海嶽者海嶽而已疑而問之海嶽海嶽不言也惑而質之海嶽海嶽不答也而彼巍然洋然峙且流者果何所師也曰造物皆我師也造物之尤者為海嶽海嶽師之尤者也蓋人有所疑有所惑勃然鬱於中鬱而不暢積而不散達人先覽費歲月之力巧喻善導而遂

無所啓發於是乎不得已而放浪於彼海與嶽之間
觀而娛娛而形開形開而神明疑不期釋而自釋惑
不期解而自解鬱者暢且散莫之致而然矣然
則不言不答駸駸乎驅人於光明之域使其憬然有
悟者唯海與嶽耳師而不取之於海與嶽人將孰取
焉余之持斯說也久矣未敢告人也夫游於海嶽者
滿天下矣而其不之告何哉曰無可告之人耳不疑
不惑非可告之人不鬱不積非可告之人可告之人
而能游者我子文松島之行歟斯人而有斯遊孰不

欲舉其說以告之今夫松島之為勝萬喙一聲無復
異議蓋海嶽之宗師也波涵峯立其德度也烟雲變
幻潮汐吞吐其文章也灣坳浦溆布置得所者其才
能也峻崖峭壁翼然屹然巖巖然者其威儀也例之
而言八十八洲恢譎偉麗之觀莫往而非子文之宗
師也仰以觀於高俯以察於深一俯一仰形神開明
疑不待問而自釋惑不待質而自解鬱者暢而積者
散達人先覺費歲月之力巧喻善導而不及者知有
啓發於斯游矣壯哉遊乎吾將觀其歸也挾天下之

宗師。以在東海之表矣。嗚呼游之為道。不能已而吾亦不能已於告之矣。

恭賀舅氏藤山君陞上士序

士有三等。上士也。中士也。下士也。而中士下士之於上士相去極遠矣。其為士也。世世保之。子孫承之。為郡宰。為隊長。為幹人國相者。皆上士也。其為士也。止於其身。而子孫或降為胥吏。為皂隸。為農而耕。為商賈而奔之四方者。中士下士也。故士之為士者。獨有一上士而已矣。是我藩制之大較也。恭惟我藩祖立國政體。於士之有功德者。報之以上士之位。使其與國終始同休戚。是故自非有大譴則未嘗貶

降也。然則上士者。
藩祖功德之報。而政體之所係也。苟位於此者。不可不恐而懼也。而今之位於此者。吾惑焉。靡衣媮食。極其飽暖。嬖奴寵妾。猥其使令。大厦美屋。恣其穩便。崇位高爵。挾其勢權。襲故安常。充然不復知上士之為何物。
藩祖功德之位。變為庸懦縱欲之地。已矣乎功德之位其廢乎。
藩祖之政體其息乎。蓋古法之缺然也久矣。嗚呼古法之缺然者。終不可復耶。曰何為其然。曰然則誰可任其責者。獨吾舅氏藤君可耳。今茲
今矣有旨。拔例進舅氏於上士。其旨可謂深矣。而舅氏之所以報之。其任可謂重矣。而舅氏所以能任其重。而報其深者。無他焉。能恐而懼而已矣。懼以遵職。何職不遵。懼以奉法。何法不奉。懼以接物。得失辨而淑慝明矣。懼以臨事。應紛拏盤錯無窮之機而無難也。而彼古法之缺然者。亦可得而復也。曰國家大矣。果一人而可復乎。曰一人一國之表也。風之靡也。其

機由一人風之化也其機亦由一人一人而古法廢興之機決矣其機既決矣其於復之也何有哉此其舅氏之所以懼而甥之所以喜也遂并舅氏之所以懼與甥之所以喜賀之抑從上之事此藩祖立國之政體關係非小也而今縱言至此豈非不懼之甚耶曰其不懼也蓋有所深懼而然矣

西遊日記序

我州無非山也而其去州城不甚遠而起居飲食相晨夕者莫如鵠岳故於岳最慣焉雖然岳之為物可慣而不可親可親而不可談乃思就岳見可談者既而得鬼國山人既得之矣未嘗不相提而談談而異之也山人為人歷落不群一旦自奮於大岳之下頂笠腰包操一囊之錢歷遊帝覇之都由播入備貫藝適長遂踰赤馬關而西到長崎夤緣譯吏叩蠻醫之秘訣力學數年業就而歸未幾齎其所業移寓京山

之間。一賈而技售遠邇。抑余之遊關左。亹亹於父母之州也。鵠岳窈窕之姿在夢寐。而山人歷落之狀亦往來於懷矣。不圖冊嶽之峨然者。移在京山之間。所謂可談者。豈不在斯人歟。今茲山人之來江戶。出其往時所著西遊日記。屬余序之。余受而讀之。其記不必調協。不必追琢。瑕瑜錯雜。或出法度之外。而山人之真。自有不可掩者。不見於山人之今日乎。雄張壇坫。領袖後進者。畣緣譯吏之山人也。一七救世。縉入之豐蓓蕾無算者。囊錢歷遊之山人也。軒眉濶步。袍

褶風生。恢恢乎如行無人之地者。頂笠腰包之山人也。山人之峨然於今日者。孰非自西遊記中出者耶。斯記也。吾將表之。使知彼雄心悍氣有爲者亦如是。寧暇相提而談法度之微哉。是爲序。

海莊詩集序

顯於南位者。文學之彥多有其人矣。夫產於南位而養於南位者勿論已。乃產於南位。觀光於四方。以自養者。亦有其人。如我海莊山人是也。山人產於南紀而其詩取寵於一時。雖然山人之詩。何局於南紀。無都鄙焉。無遠邇焉。唯其所養也。蓋山人之入上國也。與上國人優遊於鴨河嵐峽之上。其詩非有專於紀也。山人之入關左也。與關左人放浪於芝山墨水之間。其詩非有專於紀也。是以其在上國也。如別有一

山人焉其在關左也亦如別有一山人焉世或至無知其為南紀人余冊人也嘗觀其織條繅者取冊產之絲染之於東染之於西紫綠之玄黃之織為叚匹而不失其為冊產也山人之於詩也染之於上國而成溫然之色染之於關左而著燁然之光及其織之於南紀也組綵性靈經紀物理驅而納之於一家機軸使人諷詠唱嘆不知其用工之所在甚矣哉其詩之能染而織成也此與彼冊繅異其撰而同其揆者矣豈可不謂之南位文學之彥乎抑南位之精萃賦於山人者可謂厚矣然特其厚而不自養耶與不厚者何擇必也如山人所自養而不失其為南人而已矣然則不唯南位之厚於山人而亦見山人之厚於南位也嗚呼南位之精萃豈可襲而取哉山人詩已梓序以發之

碧筠詩卷序

余嘗觀畫工所寫伊坂子莫肖像無一毛髮之不逼其真焉既而讀子莫所著碧筠詩卷曰夫畫肖則肖矣而不如其詩之自寫天真也而世之評其詩者或謂某似唐某似宋某似元明何異取後人之謦欬誣前人之面目豈非可笑之甚耶何不見於子莫之面目子莫為人温謹易直身産於素封而絶不淫聲色玩好其治家未嘗疾言遽色而人受其約束故其發於詩也不假一毫摹倣而一嚬一笑一喜一哀莫不

如其為人也蓋觸境遣興任筆排悶自寫天真而不自知耶謂之勝畫工寫照豈為誇哉予莫頃患軟脚疾閉門覔句咿嚘竟日間輙傭舁夫駕一竹輿行田野經山砠度水厓逍遥於白沙翠竹之間飲酒哦詩以為樂由是其詩骨骼開張翛然清遠使人諷詠嘆息不知其面目為如何然則余之以肖像讀其詩者亦未必盡之耶遂書以問之

追悼詩卷序

洵乎文酒之功不可以誣也予友廣田子道天姿秀羸有才善病其嘗寓昌平黌也適誤一毫之養則欬逆相繼擁衾而就枕三百六旬卧者居其半焉然當其與寮友諸人婆娑熙遨於文酒之間也快然順適如不知病之在其身以子道之善病其至今日者不可謂文酒無功於其間也今茲五月其病頗劇輿病歸鄉數月以終亦可悲而已矣世之惜子道者或曰甚矣文酒之害生也使子道不嗜文酒必無此病也

病亦未至如此之酷也曰人之所嗜有甚於生者寧從其所嗜而病且死不猶愈於棄其所嗜而保其生者乎況文酒則予道之所順適以永其生者矣何其病且死之問哉不然瞶悶飲鬱不能自排其氣愈餒其神益瘁天之奪予道者吾恐不待今日也則文酒之功又曷可誣也既而乃弟新吉郵寄昌平社友追悼詩一卷請余序其首簡余輒明窓燒香展而誦之盃影在目書聲在耳婆娑熙遨之狀一一隱現呼之欲出未嘗不恠其已躡白雲在天漢之表也嗚呼予道雖死未死耶然其所以永之徒不過一詩中則其情亦何可忍乎抑余之於予道食則同案卧則聯衾有得必告有疑必質其親厚無間者莫予道如不唯文酒一日歡也乃不自揆序此卷將援其詩之所不及以叩之於九原噫世之不忍於予道者如此如之何使其不永也

江南竹枝序

南地之勝莫往而不可歌焉送蝗者拾蠣者捕海鮹者汲潮而煮之者黃柑之纍纍乎摘而盈筐筥者實一部竹枝之觀耳不特蒼翠之色明媚之致可玩也余一屐遊紀南者二次屐之所不及輿而觀之輿之所不及舟而觀之但未及歌之亦未及觀可歌之詩而還矣今上街志摩龜井諸人之編江南竹枝也南海先生以下有若霞裳溪琴冷雲霞峰陸續賦之賦而和之流美新逸亦莫不可歌焉不意昔日之玩而

不及歌之者。不假一屐興舟之力。而盡觀之於此。嗚呼既有如此。豈得不忘紀南之遠。而歌之於海東哉歌了遂序。

爛柯堂棋話序

才遠於棋者。固不可話棋。然棋者。亦不可話棋矣。必也棋之與文合于一手。而后始可話棋而已矣。恭惟自我

烈祖徵名匠算砂於當時。爾來執技進者。相繼輩出。本因坊及林井安等。有四名家之目。其餘以此樹門戶者。肩頂相接。馴致弘化嘉永之盛。入品二百餘人。光前古。燾後代。實為斯道之洪闢焉。顧其人於棋則近矣。但其遠於文。是以手能談之。而筆不能話之。若

夫近於文而遠於棋也則筆能話之而手不能談之難矣哉棋之與文合于一手也是所以有待於吾爛柯林翁歟翁以四名家之負技已入上品旁嗜文辭頃萃我邦典故係棋者編為若干卷名曰爛柯堂碁話携示索序余受而讀之其容與閑易柔能制剛者吉備和氣數公之棋也詭譎多計狡焉啓封疆者北條足利諸雄之棋也入而為神沒而為鬼變幻飄忽不可控揣者織田豊臣二公之棋也一征一伐撥其擾亂而反諸至正不假詐力而歸大一統者不問而

可見為我

真人之棋矣方罫之間而氣象萬千可以觀人矣可以觀世矣可以觀治忽興亡矣話之為用豈可以區區小數概之哉不唯不可以小數槩識者將有深取於經世之妙機矣此非洞見人事世變於局上而筆能話之者安能如此哉蓋棋之與文合于一手而加以此識宜矣其難也洵哉其話之有待於吾翁也

小山堂詩集序

舍陜都之盛人將何適矣吾友温夫之居是地固當終焉於斯者矣而舍而不居移隱界浦一隅之地亦所未曉也顧世之挾一技者孰不欲出雄都走高門邀大車奢濯之於大衆之中挾温夫之所能居天下之咽喉殆足以領袖後進而為一時仰則矣又何舍而不顧抑余之識温夫在二十年外觀其所處孰有不舍也温夫以豪商之子舍而為儒既而仕我藩受禄佩大劍從長槍藉在武弁頃之致仕舍禄舍大劍

長槍繼罹災舍阪都之盛移隱界浦三十里外之地喜自晦斂要歸於自得之地而后止矣蓋人患無自得而已果有所自得耶川窮山阻狹僻之鄉亦將無不樂況介於攝泉二州之間地富饒而人都雅山水之秀麗魚蟹草木之美且異如界浦而去父母之邦不甚遠者乎噫舍界浦將何適矣余與温夫別數年特聞界浦移隱之狀未始復問其業之何如也今茲託井阪氏郵寄其所著詩卷屬余點定且徵序言余一讀卒業曰洵乎温夫之詩似其所自處也去圭角而着光精祛浮華而入沉實陳言盡而常套脫為活法為高格為浩氣其自處者適成其詩而不自知也豈非其能舍故就新之明效大驗乎蓋彌舍而愈變變而歸自得之境界浦移隱之功又何可誣乎顧以温夫之才不得顯而升雲路為用於一世特使得隱自得之地而為自得之詩豈無慨於懷雖然無所舍則何有所得則使其不舍亦烏得不舍哉

林谷山人詩集序

挾一技之鐵筆。岸然自大者。吾於林谷山人見之。苟非其意也。雖逼以諸侯之嚴。罵之曰我手不肯刻諸侯及乞子之印。其誕如此。乃知山人隱於鐵筆者。非賣者也。山人沒。後人携其詩卷。謁余序之。其詩方良顛逸。而自歸風雅之宗。不圖山人鐵筆外。有可隱之地。抑山人之岸然自大。其可賣者。猶不屑賣。況於詩乎。斯詩也可與隱者讀。不可與賣者讀耳。

贈桑名大夫吉村君序

事有為之主仕而為大夫相其君以為政於天下此豈非大丈夫平日之願哉方今之世能得至乎此者吾獨於桑名吉村大夫見之也夫熊澤了介之於備前芳烈公近時堀平太竹股美作之於肥後靈感公米澤鷹山公事有為之主仕而為大夫矣而謂之相其君為政於天下則未也蓋如芳烈公以有為之才施於有政闔國戴之如神明而其治止一國而已如靈感鷹山二公亦以有為之才型家以率國人人迄

今稱其美而其治亦止一國而已如我桑名羽林老侯則不然侯之未出權相弄柄綱紀頹弛苞苴公行士風之衰極矣　幕朝求不新之治時選老侯驟加老職委以天下之重焉當是之時國家之治忽盛衰侯肩之於一身渙發號令剪剔弊蠹興廢舉墜寛猛得宜而後三百列侯麾下八萬之士知崇禮節而重名教士習一新號號改觀號稱中興之英輔雖以山農野老馬夫牛卒之無知亦能踊躍詠歌讙呼鼓舞以不及為恐以老侯視諸芳烈靈感鷹山三公其有為之不固不敢妄議軒輊而其業則晰然可辨也設使老侯居三公之地則其業或不過為三公而今之業非三公之所能望者此特非以其居有為之地耶而能使老侯然者未必不由大夫之暗贊冥輔焉所謂相其君以為政於天下者非耶視諸熊澤諸人彼豈無愧色哉雖然熊澤諸人之業則關國至今遵奉不敢失而大夫之業則天下奉之止於老侯執政之日而其存于今者蓋無幾也豈國易而天下難乎抑亦所以維持之無其人而爾也然則果無其人乎嗣

君今公其人也而任其翊贊者大夫今日之責也大夫何以贊之亦惟以老公之所為律諸今公而已果能其孚信之布於上下異日必躋老侯昔日之位有以繼其志振厲風教而寛政之政可再見於今日耶則其德業聲猷之美後先相照而大夫之業亦不唯使熊澤諸人有愧色而已也不然老侯之業止於一時而大失之責有所不盡也抑大夫既能翊贊老侯矣豈復有不能翊贊今公者哉夫大夫之才之美若在他邦便將激贊之不暇而今吾不敢者何耶今公

有為之不婉美於老侯亦將必有有為之地與有為之業矣大夫既事有為之主居有為之職可以無有為之業而止耶或曰大夫則侯藩之大夫也而責之以天下之任可乎曰傳有之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今也不出國而成政於天下又曰不可哉

周急詩錄引

邑於大洲南鄙者八九十戶。地瘠民窮。采蜀黍野蒜纔過活。絕無一人之粒食者。蓋亦荒僻之最甚者也。今夏五月。藩侯之巡封也。駐朱輪。親問其疾苦。發廩粟救頭然之急。繼免五年之租。侯有七古百八十言紀其實。藩宰郡官諸有司。及方外之徒。亦從而和之。其詩若干首。命曰周急詩錄。其臣梅林典科。携來示逡逡捧讀數四。作而歎曰。是滿腔之惻怛融而成章句者。洵乎其有天於民也。凍而衣之者此詩也。餒而

食之者此詩也蹶而起之者此詩也懸而解之者此詩也拔之於溝壑而上之於衽席者此詩也自非其視民如傷父臨而母鞠之豈能有此詩哉抑又逸有感焉民而不凍耶何詩之用不餒耶何詩之用不蹶不懸耶何詩之用蓋其不已於詩也猶病之不已於用藥耳而群臣之從而和之也亦不已於和其藥者矣宜乎民瘼之霍然於一百八十言之間也可謂之一服神明之藥歟亦可謂之補國脉歟

藤樹先生畫像記

是為藤樹中江先生之肖像近江州横田生之所刻也世之稱先生者或稱其温謹慈祥或稱其恂恂孝悌至稱為近江聖人然其所謂聖人者特鄉愿之流耳稱之者愈侈而其視先生愈陋矣余嘗讀先生之行實想見其風采必也恢奇絶特有出於尋常尺度之外者焉是以雖以當時好文諸侯如大洲加藤公亦不能使展其全才也公之不用也適足以見先生恢奇絶特有為之資矣先生致仕歸養其母於近江

遂以終焉則先生之業湮欝不見於世也然而先生之業自有不可揜者矣今觀此像狀貌魁梧崖然可畏果恢奇絶特有為之偉器也豈世之所謂鄉愿之流哉先生之學出於王子而傳之於熊澤氏王子當朱明之代擒叛賊攘群孽其功霄霆於一代熊澤氏翊贊備前芳烈公端風化厚國脉號稱通儒而獨先生則不見功業顯然之迹焉故世知其有王子之學而不知有王氏之業知其有傳熊澤氏之學而不知其有傳熊澤氏之業甚矣其惑也使先生有得王子之學而無得王子之業則何為學王子使先生有傳熊澤氏之學而無傳熊澤氏之業則何為傳于熊澤氏蓋先生之在大洲也少時能代祖父擒盜又有賊自鄰邑逃來者邑人追捕先生令扼渡舩要路果得賊於舩中是王子擒賊之小者亦其所以極力下種而使熊澤氏收其實也故王子之業則可證先生之業於前矣熊澤氏之業則可證先生之業於後矣先生之業果可證耶乃肖像之魁梧崖然可畏者可以證其恢奇絶特有為之資而吾亦有以自信持論之

不誤矣。信矣哉。像之不可以已也。微像先生則鄉愿之流而止耳。雖然像特心之影而已。像何能悉心後之觀先生者。就此像求先生之心。就先生之心而求先生之業。則先生之真於是乎出矣。亦勿稱先生為侈且陋也夫。

海月樓記

海而無月則不足盡其觀也。月而無海則亦不足盡其觀也。能盡二者之觀者其唯水生之樓乎。余嘗受水生囑。欲一遊而記之。每值朗月之夕。未嘗不神在乎彼焉。而未暇也。丁亥八月既望。日落烟收。長空皦然絕無纖翳。於是理一騶而行。五老峯北數百步。有屹然臨海者。不問而知為水生之樓也。已而大月當樓而出。煜煜射波。一睹悠然。莫究其涯。近而苧浦鐘埼之分濃淡。而折於東南者。遠而小島老嶼之拔出。

而秀於一碧萬頃之中者商船漁艓之如鳧如芥不速而至者危礁怪石之擘波突如而横者與彼蜃市鰲峯之忽焉生滅者莫不變而奇且新也豈非海月相遇而成茲奇觀耶余於是乎斷知夫黄鶴紫雲八詠萬歲之觀無月也曰天下豈有無月之國哉曰有之無海之國是已蓋月之與海皆太陰之精而鈞是水也月則在天之海而海則在地之月也是故有海而無月則海失其半有月而無海則月亦失其半夫黄鶴諸樓之於觀其去海既遠則是月失其半也月

而失其半耶謂之無月豈不可也然則黄鶴諸樓之莫能爭此樓也必矣而本生居於斯游於斯游靡不夕夕靡不月盡天下之大觀快然以樂未始有待於人也而猶何有求於余文哉雖然余已同生之遊分生之快不可無以記之於是呼一太白淋漓併海月吸之遂引筆以記其文豈不亦有載海月以出者耶

水明樓記

熊城之南有邑曰菊池有水環帶於一郡蓋肥後守菊池氏之遺址也臨水有樓吾友原君伯粟栖息之處也一日伯粟屬筆曰菊池氏奕世流風遺烈之盛然於西海之間也孰有不被其氣者哉而森然萃而照之者樓下一衣帶之水耳且也此水之原出於蘇山觸懸崖激絶壑層累相承數百級而下洶湧闘怒雷轟霆擊喊呀相搏逆折相軋勃不可方物順流至菊池岸淵流緩紆餘委靡平而施帶明而磨鑑清瑩

秀徹照之無遺也曰流風遺烈之盎然者水照之而人無照之耶奚有於水明之樓夫人孰能無照然觸則激激則不平不平則不明不明則不照蘇水之不可方物者是也不觸則不激不激則能平能平則能明能明則能照此菊池之水清瑩秀徹者是也伯栗近之矣伯栗學有淵源加之以澄治之功神清而眼碧前古之興亡順逆如水明而物照況伯栗產於菊池氏之遺址聞其風而起者宜彼菊池氏流風遺烈之盎然照於水者清瑩秀徹并照之而無遺也嗚呼菊池之水得伯栗其亦可以無憾矣不然天下豈無流風遺烈照於水者耶水明之名何必於此樓伯栗不見我田邊城之水乎一帶瑩然抱城而流即其先公幽齋氏之所嘗以歌訣解賊圍也其水之明而流風遺烈之盎然者吾知其無異於菊池之水也而不可名乎水明矣蓋無如伯栗者照之耳故夫名之而無愧者唯此樓可已則其明者非水也是伯栗之所以明其水耶

磬石記

余與廣瀨順卿同寓昌平學其察頗相遠也嘗夜就睡聞有琅然之音與讀書聲異者逐音而覓之則在於順卿之寮而順卿鼾鼾而琅然之音出衾中余厲聲曰順卿人也非金石也何以出此琅然之音順卿足蹴衾蹶然抱一物而起曰音在斯音在斯讀人明卿拔一拳之山以贈我者矣余益怪而撫之其長七寸二分其濶寸餘質蒼黑而無文頑然一醜石也而擊之潺乎其清淵乎其遠順卿曰予之得之也

愛玩之餘耳不忍絶其音出則懷之坐則掌之寢則
衾而腹之嗜好之所至神隨而至神之所至手隨而
至目已交睫而石尚琅然天機之所合不期然而然
矣吾自幸得此石也予何不文以記之俾世知有此
石曰天下無無石之地而求其為磬石者千萬中未
嘗有一也如其有之與絲竹革木周還於宗廟之上
而無有至閑散之地者今順卿得之而弄諸寤寐之
間何其幸也雖然以余觀之順卿得石誠幸矣而未
如石得順卿之最幸也凡物之妍媸皆生於人之所

命人謂玉為美玉貴自知其美哉人謂鑑為明鑑豈
自知其明哉夫石雖清微順卿石亦何以自知其清
哉吾是以知石得順卿之幸勝於順卿之得石矣且
也順卿頭未禿而齒已脫其容貌素樸少文而叩之
則其言琅琅是似石之頑且醜而發琅然之音者耶
蓋順卿者人之磬石而磬石者物之順卿也抑石之
同於順卿者如此而其異者未始不異也何者石雖
壽有時乎泐泐則無音人之為人言而為法行而為
矩誦之於口而書之於策肉爛骨朽而其音愈遠蓋

物之音在於有形而人之音在於無形有形之音有窮而無形之音無窮無窮之音乘然於百世之下使人聞而興起此順卿之所以異於石也

觀棊記

一日余赴某邸有人對奕就而問之告以名姓始知某與某也蓋皆入品之手而相抗者下子菫菫乎六七八九而為一局之樞紐既而十而二十甲下一子則乙復一子乙下一子則甲復一子或飛或尖或雙關或鎖鑰各守其地各堅其壘如劃畛域如設城府綜理周悉如櫛之於髮整然一齊如秤之有星其下子者百有餘而向之整者變而為紛錯之奇甲蹺之則乙約之乙覷之則甲粘之提之則揲之勒之則刺

之甲之尾觸乙之首乙之口衝甲之耳衝而激激而怒怒而如狻揚而如鷹龍而為魚鼠而變虎千奇百出不可名狀蓋整者八門之整而紛錯者六花之奇也嗚呼以三百六十一之路下三百六十一之子其數有窮而其妙至無窮者無他奇出於正也夫君子之處世正而已非有意乎奇也不幸變起則不得已而應之以其道天下稱以為奇而其奇根乎一正故應千變而為千奇應萬變而為萬奇源源乎無窮極也但其人雖存其妙不可見獨於此棋見之

萬餘卷樓記

藏書猶貯金也利於人者不可指數而金居其首焉益於人者不可件係而書為之魁焉金而貯之無求而不獲無欲而不遂書而藏之可以益智可以成器可以達材可以施之於身於人金天下之至寶也雖然貯而不知散散而不得其用則積之至撑斗與破瓦甓石何擇書天下之至寶也雖然藏而不知讀讀而不知施之於身於人則藏之如邱山與故紙敗牘何擇夫白虎蘭臺之於漢脩文嘉則之於隋麗正集

賢之於唐崇文三館大清之於宋盛則盛矣大則大矣而識者猶以為故紙敗牘之淵藪也故其藏之不在多唯顧其用如何耳我先師精里劉先生藏書萬卷至令嗣洞莽先生增益之以躋萬二千卷之多今茲藏書之樓就敗廼卜地於舊築之處築而大之擴而拓之鳩工並作甓之塗之閱數月告竣壯不及僭麗不至奢樓之完固無復傾圮之虞何其盛且大也而人徒知書與樓之盛大而莫知其用之盛大也抑先生既傾萬餘卷樓之書以枕藉之窮洪纖而嚼其

膏味盡正變而析其毫毛涵蓄充溢抑而如揚逆於口而為碩論閎議注於手而為鴻文雄辭遂騰越百家卓爍一代其施之於身者可謂裕矣既裕於身而又假之於人使隨其分而得之況先生身當教鐸之任手握天下之藻柄以鼓作英才英才一經其鼓作蔚然彪然變成曠代之器而達絕倫之材赫赫焉馳聲譽於四方者莫非皆出於茲樓也嗚呼樓之用不亦盛且大乎今大世能誦盈室充棟之籍者有矣而有能嚼其膏味發之於文章行事者耶發之於文章

行事者有矣而有能鼓作英才成器達材者耶即其能鼓作之成器達材亦有能使材器出於萬餘卷樓如先生者耶必也如先生所為而後可謂不負於至寶之用也故佚書先生之所以不負於至寶之用使從先生者亦不負於先生之盛大也

九霞樓記

不登而登者九霞之樓而已矣不飲而飲者九霞之酒而已矣追憶余之曾駕唐船過豫州三津港也會雲陰解駁風止波恬唐人之峰毋居之山遠近相抗八城百合之諸島左右相挾其他蒼嶼霞室某洲某島四面挨逼而呈技於瀲灩滉瀁之間者宛在指掌乃當衆勝之會遥見一湾灣如指人家數點隱見其間者雖不知何人之所住亦見其勝之可玩遂沽酒豪吟大酌頹然盡醉而去今茲老友門屋藍洲之自

豫州至也齋横圖一卷示余曰是某鄉人松田渙卿九霞樓圖也子為記之甚矣其圖之鼓動曾游也唐人之峯毋居之山余之所曾覩八城百合之諸島余之所曾覩蒼嶼霞室某洲某島四面拔逼而呈技於激灑混濃之間者無非余之所曾覩而一灣灣如描人家數點隱見其間豈非此樓之所在耶不圖曾游之入此圖内而有渙卿其人住其間也因思爾時有知渙卿之在其樓上耶未必無舍船登樓飲九霞之酒記其勝者矣而如何船之與樓相望在咫尺而遂

相失使如相避不知高人之樓九霞之酒天其愛惜之不使登且飲耶對圖南望豈可諭之於懷乎雖然今渙卿之寄圖徵文也未必不由向之唐船為之緣也況所貴於樓者其勝而已矣豈在其登且飲乎夫登而不玩其勝是不登者耳飲而不玩其勝是不飲者耳如余曾游雖未登其樓飲其酒其勝則未嘗無飲而玩之蓋船中之勝即樓上之勝而我酒即渙卿之酒耳謂之登且飲可也則天之使玩其勝於曾遊安知非欲使記之於今日而渙卿之觀此文又安知

舶影之不現其九霞觴中。渙卿咲而飲之。

五鬣館記

五鬣何以名也。館有松焉。葉皆生五鬣也。何人之館也。北越勝山藩大夫林君季梁也。夫以季梁闔藩之大臣也。奇草異木之可喜可驚者。可輦以致之於其庭。而何獨取於五鬣以扁之也。吾聞越之為地。密邇北海。奇寒折膠。惡風裂銅。至其大雪埋地。則地高與屋齊。屐屣之聲。騞在頭上。當此時。五鬣輪囷蟠庭。貫堅氷而益秀。載積雪而不重。欝然獨逞後凋之色。是季梁之所以取於五鬣也歟。今夫世之生於豪門右

族者槩多恃其門地猘狂無賴蒙譴奪職覆宗絕嗣其能保百年者十無二三焉其幸而僅存者沈没下僚逐逐隨行群群追隊而已耳其能不忝祖先者幾何季梁則不然自乃祖法林君以驍勇建勲閥於鋒鏑之間爵列大夫奕世濟美與國同休繩繩二百有餘歲于茲視諸五鼠之後凋果何如也抑五鼠之為狀嶮崎磊砢龍蠻虎踞其可畏則然矣無乃不可愛乎然至其蒼蒼迎素月謖謖起清風則使人愛慕不能已矣季梁史傳之精文章之雄加之天資骯髒不以辭色假人議論激昂磯而愈出霆轟雷霆轟于頰舌俾人畏而不可敢近逆其議罷論畢天宇新霽風月如洗人唯見其灑落可愛耳夫五鼠樹中之大夫也猶能得逞後凋之姿棟明堂而梁大廈矣季梁者人中之一大夫也其臨下威而霄霆愛而風月宜其供國家棟梁之用也然則吾安不為季梁記之以慶國之有五鼠哉

樅堂記

九華之市。山遠樹少。海風揚沙。而喬木之蔚然以秀者。獨森君子文之園也。迨思丙戌之秋。余將赴江戶也。驅馬過九華之市。時已向夜。四顧開明。忽見喬木之蔚然秀於月中者。指問諸驛夫。誰之有與。驛夫曰。此森氏之有也。余遽下馬。訪子文於喬木下。脫帽與語。仰見月之躍樹間。既而倉皇上馬。馬馳路轉。失其所在。屈指則今已六年。而蔚然之色猶在睫前。今茲子文游昌平也。揖余曰。吾有讀書之室。名曰樅堂。

其所取而名者。即予馬上所見之喬木也。予何不為吾記之。余曰。樅之為物。松身柏葉。磽鬱孤清。翹然植物之英也。其材操之美。不愧予文其人矣。況此樹。則余之所曾介以見予文者。豈其得不記之乎。向者余之過九華也。山遠樹少。海風揚沙。其觸眼絕無尺寸之青者。吾恐清高有韻之士。無可置身之地。忽見一喬木之秀於月中者。意是必有異。就而求之。果有不負余所期。不圖余區區好韻之心。為樅所介也。不然長槍大馬。日夕過九華之市者何恨。彼何獨亹亹於余一人哉。嗚呼。一物之微。其能辨人如此。所謂植物之英非耶。即其所以經六年之久。而蔚然於余腱前者矣。安得不奮筆記之。而乃有捉筆自嘆者。夫向也馬上因樅求予文。而予文乃在咫尺。今也因予文求樅。而樅在九華百里外。豈其今日之求樅。不如向者之求予文耶。何有得於向者。而無得於今日耶。曰。求物有術。在神而不在形也。求物於形。物在近而物終不可求矣。求物於神。物在遠而物無不可求矣。然則予文之在此。何無樅之可求乎。即今予文風采之

蔚然秀於吾眼中者。豈非向者馬上所見月中之喬木耶。予文笑曰。是可以記。

今世名家文鈔卷之七

今世名家文鈔卷之八

笛浦野田先生

子不語恠力亂神論

確然憒然。夫子何嘗不示而舉一部魯論無一語之及恠力亂神者。獨何耶。夫天地之壅閉。武人之攘奪。亂賊之弑逆。與夫神之无方無体。視聽而不可見聞者。皆變也。變者天下患之所由出也。是故夫子一開口耶。人不惑則駭。不爭則亂。狂者為異。勇者為爭。暴

者為逆。巧者為幻。其患雜出於天下矣。豈非其不可語者耶。宜矣夫子之不語也。曰恠吾見其所以為異力吾見其所以為爭。亂吾見其所以為逆。惟神則至理也。至靈也。屈伸消長之妙用也。何不可語之有。曰天下之變。莫大於不測。而不測之大者。莫過於神矣。是故夫子一開口耶。人馳心於荒忽茫昧之域。冥然頑然不自覺陷而曲徑流而異端。生於其心。發於其事。為恠異。為爭亂。為逆亂。天下之患。襍然出矣。此至理妙用之所以不可語也。至理妙用而不語者。其旨微矣。非至聖孰能與於此哉。雖然夫子贊易而論神作春秋而記災異戰伐簒弑者極多矣。甚矣夫子之語恠力亂神也。曰戰有干戈。祭有俎豆。是固矣。而今災異戰伐簒弑神明不測之變。忽然臨前。而語之以文行忠信。詩書執禮。是戰而議俎豆。祭而議干戈者。吾見其迂拘矣。世豈有迂拘之夫子哉。且夫語神者易也。非夫子也。語災異戰伐簒弑者春秋也。非夫子也。何者易者陰陽之變也。春秋者時世之變也。變有恠力亂神。故其語者在易。在春秋。夫子何與焉。吾觀

於是益見夫子之不語惟力亂神矣。蓋其不語也。示其不可語而已矣。

周公東征論

慮天下之患者。其處之以難。而不以易。以久而不以速。辦之必自辦。而不使人辦之也。以此處危。何危不安。以此處變。何變不濟。古之聖人。處以難與久。而自辦者。必其有慮天下之患者也。蓋其患有似大而小者。有似小而大者。似小而大者。聖人之所慮。而當人之所忽也。是故千軍逼城。而上下高枕。一夫搆恨。而天下震動者。亦為此耳。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而管叔蔡叔以武庚叛。周公東征二年。得管叔武庚。而

誅之。或曰。周公之征武庚。可。其征二叔者。豈不共自忍之甚耶。不得已而任一丈人以征之。不猶愈於共自征者乎。曰周公之視武庚二叔。其可畏甚於殷紂。而東征之難。不止十倍於牧野也。何則武王用西周之卒。一戎衣而有天下。周公擅天下之全力。破斧缺斨。至三年之久而後有成。蓋周之有天下。其所有者皆殷之民也。故民之於殷無日不思也。自湯以下七王之澤。淪浹民心者。閱六百歲。而周之澤及民者不過十餘歲也。民心之於殷周。其淺深如何也。民之思殷如此。而共歸周者。特厭殷紂之暴而然也耳。夫民之所厭者紂也。非殷也。今其所厭者除矣。不能不復思殷也矣。有奴於此。受主家之恩。有日一旦暴主出虐使。如仇捶擊幾死。有鄰人不忍見之。斃其主而救之。方是時。奴知有新主而已。及事夷身安。顧思平日欲去新而就舊。是奴之情也。頑民之思殷。亦猶此耳。周公立法鎮靖頑民。諭以天命。潛銷其反側之情。而尚不能使之不思殷矣。而武庚管蔡亦一大姦雄。其術足以傾危一時者。況殷家之宗室。赫赫之列侯。而

以義兵為名投之於頑民思殷之心則一雄倡之而四海土崩不可收拾也繇是觀之武庚二叔之事天下大患之所由起也其可畏豈不甚於殷紂乎周公有深慮於此故其處之以難而不以易以久而不以速必自辦而不使人辦之也是所以忍之於不忍變其至危而措之於至安也故曰東征之難不止十倍於牧野也則其烈亦豈特十倍於武王而已哉設使周公如或者之言則成王死於叛賊之手而周家八百年之天下亦止于十餘歲而已耳嗚呼是豈常人之所能慮也哉

李斯論

姦雄之所恃以制一時之勢而逞其術者獨有權而已矣非豐爵高位也夫有爵位而無權則空位耳何用之為然則何以得權乎兵法曰先入則有奪人之心彼角觝之相爭角也二人力相敵而甲贏乙輸者甲先乙也是故姦雄之相奪也我先彼則其權歸我彼先我則其權歸彼權之所歸勢之所由而制也李斯有制一時之勢而其死咸陽也無惑也斯佐始皇翊成帝業操縱與奪自斯出始皇死胡亥立輒為

趙高所亦族何其巧於前而拙於後耶夫始皇之代元惡大憝如趙高者豈無其人哉而無與之爭者權在於斯也胡亥之代其權既落他人之手既有可乘之隙雖無趙高亦足奪之矣蓋斯之失權者在弑扶蘇而立胡亥耳何者扶蘇則始皇之所立始皇一流人也始皇之代權在斯則扶蘇之代可知矣胡亥則非始皇扶蘇之流也特得於趙高而立之耶則權之歸趙高也奚怪焉是斯為高之所先也我有健力利刃大盜豪賊一見膽落不敢近然而予之於彼則欲

彼之不刃我亦難矣趙高穿窬斗筲之智不堪為斯之役也而反制之有餘者是斯予健力利刃之權也斯不喜權則可也喜而不知其所以先之先之而不知其所以持之吾是以未嘗不怪其死于咸陽之晚也為斯計者以事胡亥之心事扶蘇以信趙高之心信蒙恬則其權在手與始皇之時奚別雖如趙高者有千百輩而奈我何哉斯自謂當今人臣之位無在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吾未知所稅駕嗚呼是知爵位之可戀而不知權之不可不有也如斯者可謂姦

而不雄矣夫。

淮陰侯論

持千金之璧者必愛其櫝何者璧之可愛櫝亦不可不愛也然而世有其璧既沽也不顧其櫝者此可以譬淮陰之為人矣吾觀其嘗俛出少年胯下含容堅忍顏面不見幾微何其持身之重也又觀其晚節常稱疾不朝奮臂裂眦不勝忿忿之心何其持身之輕也夫淮陰之才璧也其身櫝也其能持諸始而不能持諸終豈璧之未沽也其櫝可愛而璧之既沽其櫝不足愛耶此可怪也自古英雄之士遇雄猜之主奏

奇功偉勲而終蹈禍機者不自愛者也何以言之英主之定亂略必驅馳驍勇桀驁之人以制一時之勝而後能成其業矣天下既定也百計千方唯誅鋤斥逐之不至是懼蓋非假驍勇桀驁之力則不足定天下而其既定也獨見其可忌可惡而不見其功也耳方漢楚之爭雄天下之權不在楚不在漢而在淮陰淮陰投漢則漢勝投楚則楚勝故漢王之意不在滅項而在得淮陰淮陰既得項掌中物耳故其得之也結以重恩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甫之其愛敬如是其至矣雖然其愛敬果出於中心歟抑出於利害歟苟出於利害也則一害已去而一害猶在必將盡去之而專利諸己也亦明矣項藉已歿而淮陰之功獨高於天下此漢王之所不能忘而旦夕注目者也其危有甚於捧拱璧而臨千仞之崖者矣而忿忿然抱不平自以招死何也蓋淮陰獨知漢王之愛敬已而不知其忌惡之深也又知其璧之可貴而不知其櫝之可愛也夫淮陰有蓋世之才而不知愛之是匹夫而懷璧者其賈害噫亦晚矣

讀光武紀

傑然於古今英主之表者。光武是也。獨恨其量之不大耳。當光武之即位也。赤眉猖獗。劉盧陸梁。隗囂據隴右。公孫述稱帝於庸蜀。其所據之地。參分天下。未有其二。而遽即位。何其量之小也。或曰。是英雄有為之機也。此機一失。則亂臣賊子之欲攫位攘國者。益逞其威。謀臣猛將之欲攀附以建功名者。皆失其望。吾恐天下非復漢之有。曰不然。予嘗觀於高帝。天下大定。後必待諸侯之力請而即位。英雄之用心。誠宜

如斯也光武何為不以之自處也曰光武之所以不然者以中興而非創業也烏可以高帝比而議之哉曰其不同者量之大小也非中興創業之分也何以知之吾觀於其言以知之矣高帝觀秦皇帝喟然嘆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光武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嘆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夫高帝有囊括宇内并吞八荒之量自知神器不落他人之手故天下大定然後即位光武之量止於執金吾而已蓋取天下者出其望外故未能削平海内而即位予以是知光武之量小於高帝也雖然高帝者思出其位故其量雖大其業危而不安光武者思不出其位故其量雖小其業安而不危然則光武之量小於高帝者即其所以優於高帝歟

梁武帝論

自古英雄莫不欺人者。善欺而全之者興。欺而不全者敗。是故英雄之總攬人也。奇權密機驅納諸其術中。而人有不悟其然者。石世龍譏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而人不悟世龍之為欺。唐太宗譏歷代帝王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而人不悟太宗之為欺。李龍太宗之所以雄視于一時者。善欺而全之耳。匹夫苟欲欺人。必先赧然見其色。言未絕喙。而人已掎其後。梁武帝是也。史稱武帝夢中原牧守以地來

降。旦見朱异告之。异曰此守内混壹之兆也。余嘗以其言爲不可信也。武帝之持神器也。醜虜猾賊欲取而代者。不知其幾人。譬諸的之懸高而人環射之。武帝者醜虜猾賊之的也。射之者。魏有爾朱兄弟。齊有高歡父子。周有宇文君臣。不獨侯景也。武帝卧帖席之不暇。何得牧守来降之夢乎。然則其妄誕不足信可知也。武帝之季也。患害迭發。封疆日蹙。江淮以南鞠爲茂草。人民流離。不奔於魏。則走於齊。不走於齊。則奔於周。武帝狼狽不知所爲。遽自説夢曰。牧守来降。蓋欲欺之以繫百萬日離之心也。然百萬離心竟不可繫。而臺城之難。忽焉迫尺。所謂言本絶喙。而人已掎其後者非耶。抑武帝天下之主也。將棄其欺。而竟無總攬之之術乎。武帝果沈毅雄斷。處心皎然如日月耶。則不言而人信之。不諭而人服之。不假一夢。而牧守之來降。可唾手而致也。武帝不知出於此。而徒説夢欲以鎮之。甚矣哉其無術也。武帝欻起于襄陽。以制一時之勢。其真才實力以得之。非説夢以得之也。及其衰也。其真實者已索矣。乃不得不假

乎夢悲夫。

讀朱海徵傳

齊州靈淑之氣天奪之耶何明季之無人也曰有之朱成功是也何為其然曰夫成功之精忠偉略雄峙明季者以我平戸妓產之也抑我邦神靈之會度越萬國平妓雖賤亦我神國中之一人耳宜其所生精忠雄節爭光日月英謀偉略出入神鬼醜虜外狄皆知其不可當也而曲學阿世之徒或誣其沈魯監國於海中奚其妄也蓋賣國姦臣媚世懦夫攫美官攘顯職甘心於辮髮膻腥之俗者使精忠雄節如成功

者。蒙無實之誣耳甚矣哉其無忌憚也夫朱明至隆武永曆之代其危如一毛懸九鼎孽閹老奸內攻與盜闖賊外侵加以勃然欻起之愛親覺羅氏二京十三省變為豺狼蛇蝎之巢穴舉九州之大億兆之衆不降流賊則歸滿韃不歸滿韃則為孽閹老奸之鷹犬方是之時提朱明就盡之殘卒當勃然欻起之愛親覺羅氏所恃以勝之者獨有奉魯王之赤心以收拾崩山決河之人心而已矣乃棄其可以收而收其不可以收庸人尚不為而謂成功為之耶康熙帝嘗曰朱成功明室遺臣吾待之如田橫故事帝之於成功其仇也乃能稱之如此而阿世之徒嘵嘵多言誠何心哉嗚呼成功稟我神國一點靈淑之氣猶能得精忠偉略雄峙明季使夫愛親覺羅氏不能食下咽矣設使當其乞援兵於我邦之時遣如加藤小早川二將者提精騎數十萬同心戮力以振其金鋒則齊州之北面於我者惡知不在朝鮮琉球藩臣之列吾豈無饜視於是哉

紙鳶說

紙鳶非鳶也而及依人手乘諸順風也隨而飄隨而高翰飛戾天震雄聲於雲間方此時真鳶亦不能過之也逆風忽起則細線中斷骨折肉飛傾覆流離而下或落于泥沙或困于茗蘊于艑䑸忽而雲霄忽而糞土其不可測者如此夫順逆無定者天上之風也因其無定之風為其身之安危為紙鳶不亦難乎蓋依人而成事者不得不因人敗矣待物而得勢者不得不因物失矣今夫紙鳶身不能自飛待風以飛身

不能自騰依人以騰一上一下一安一危莫非待風依人也甚矣其與權相相肖也夫權相之登顯職致身於青雲高牙大纛叱咤風生者是順風之紙鳶也一旦鼎折覆餗刑剧繼之者是逆風之紙鳶也何其終始懸絕一至於斯乎抑彼之所依者皆人也亦不得不因人失也彼之所待者皆物也亦不得不因物敗也是必然之勢奚足怪焉不見彼真鳶乎雄姿横發自得於冥冥勢不可則卑飛斂翼翺翔於林木之間一上一下唯意是從豈如彼紙鳶之依人待風者然哉不見彼真人乎不依人不待物高而不忘卑卑而不忘高達則伸沖天之志一舉清四海不達則偷然斂迹優游於環堵樂以忘憂一屈一伸唯意是從豈如權相之依人待物者然哉嗚呼余觀真人之不異於真鳶而有以益信權相之不異於紙鳶矣紙鳶玩器也一敗而可復製也一敗而不可復製者可不畏歟

猫說

猫之捕鼠也。與生俱生者。生而墮地。則有捕鼠之能。鼠之畏猫也。亦與生俱生者。生而墮地。則知畏猫。猫之捕鼠。與鼠之畏猫一焉耳。是故猫之捕鼠也。無足稱者。所貴乎猫者。在不與鼠相抗也。余家多鼠。利昏伺睡。旁睨側出。猖獗陸梁。無所不至。余患其暴。因乞得一猫。黜然如虎爪牙。如戟甸。而誅一鼠。月而誅一鼠。誅一懲百。無復鼠之患矣。或曰。子之猫雄則雄矣。何其捕鼠之少也。曰天地之間。物各有強弱。弱之肉

強之食也。猫而悉誅鼠耶。鼠未可悉誅。而猫已將罹禍。況千百鼠而當一猫。豈有不敵之理哉。而彼猶以為不能敵者。特畏其威而已矣。若捕之多。則其威損。損則抗猫而與鼠抗。豈在其為猫哉。然則其捕鼠少者。乃其所以自逞其威也。今夫人為一縣之令一官之長。則自高大。假威弄權。操下如束濕薪。唯其訶責之不至是懼。於是乎為下者脗脗相讒。側目而疾視之。嗚呼。鼠窮則咬猫。今民窮矣。烏知其不反噬令長也。必也能以猫之心為心者。可以為令為長矣。

題南嶺後赤壁圖

謂之蘭亭耶。有月矣。謂之楓橋耶。有鶴矣。有月有鶴。有風流髯太守。山欲鳴而谷欲應。斷岸千尺。生于咫尺。不是後赤壁圖乎。夫畫精矣。然畫史之所微者。太守之賦也。徵于其賦。而不睹其遊。無乃妄意為之乎。曰。觀彼鶴耶。其翼可以行萬里矣。其壽可以保千年矣。於千年前。戛然掠太守舟。於千年後。不擇萬里之遠。而翩躚横我屋者。唯有鶴存焉。雖然鶴之為數極多矣。縱使其鶴存。孰辨其為太守之鶴也。鶴而不可

辨何以徵太守之游也余熟視於此畫者久之有知其所以徵焉嗚呼地殊人沒物換星移亘古今極遠近而不變者月也照赤壁照太守者即照吾地照吾顏之月也其可徵者莫過于月也故畫史必徵于月而畫之月亦有光於此畫矣世若不信之則舉此畫與此文以問之天上之月

陳雲漳墓誌銘

皇國文政丙戌春清船漂到我遠江榛原郡余奉官諭護送到長崎船中客凡一百十有六人而其風調洒脫可喜者雲漳陳君一人嚮本船之漂到也風怒浪躍性命殆在呼吸衆舉棹栗若獨立舷上望富岳於雲表曰茲行吾獲見東海名山死亦無憾也余心竊謂死生亦大矣渠務為大耳其中未必然也旋船到紀伊君罹疾不起方絕之際命推船窗矚月曰美哉海山吾觀之而斃則勿有悔焉耳余始信向者之

非黨言也君諱某字某雲漳其號遠祖諱定生明季以達士聞忤姦臣阮大鋮削官世系缺焉父諱順為閩縣令有治聲君性豪爽喜聲伎耽勝槩少遊蘇福之地遂上龍虎山飛猿岑垂槖而歸歸則家道窘罄不能自存會浙江劉景筠赴我崎港幹辦銅金君為副總管齎玳瑁珊瑚象犀大小呢諸貨將來貿易屬海颶作投貨於水者凡十有餘件路中惡風一蹶以終實其道光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也葬於大日本紀伊二水浦海福山最明寺享年四十三君儀狀清挺風骨珊然脩幹岑立髮垂抵地望而見其洒脫愛出於尋常夫貨者人之所好也失而不恨生者人之所欲也死而勿悔蓋有足以易之者矣嗚呼如斯之人而余表之亦所以表國家柔遠之意也娶戴氏生一男一女男發祥女未字銘曰

日出之邦南紀之地浦有和歌瀑有那智厥水厥山秀且美矣魂而安耶何問海內外

迂仙先生墓碣銘

嘉永壬子六月一日迂仙先生以病沒於江戸下谷僑居葬於本鄉三念寺得年七十先生諱順之字多助號菘廬松田君諱英棟之第三子母西川氏世高崎藩臣也叔父諱勝章無子以先生爲嗣先生夙慧絶人幼時嗜臨池母夫人見之曰汝欲以一小技顯乎先生乃奮躍於斯學遠大自期及長治護園諸家之說一旦憬然悟其非奠贄於古賀博士之門博士之門稱多才人魁士就中閎覽強記通知古今留心

於經世之學者。爲先生。藩侯之爲寺社奉行。先生任祐筆。細大區處。各有條理。既而爲世子伴讀。朝誦夜講。一依先生指導。天保壬辰。世子襲封。先生從而就國焉。是時侯勵精脩整百度。而其所諮議。唯先生。先生亦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必引皇朝漢土故事舊例。辯之甚力。侯有所悟。一時權要罷者數人。先生亦爲忌者所劾。屏居待罪。一十五日。侯謂執事曰。順之無罪。何以不出。自是任用益密。闔國肅然。知君側有人矣。己亥秋。侯不幸捐館。先生絕口不復道公事。閉關掃軌。若無所營者。繼罹鬱攸之災。流離沉抑。皤然以老焉。蓋先生無顯職於藩。無安宅於都。無剩財於家。實爲可哀者。而其發於詞章也。富贍豐厚。清麗高華。足以震耀一世而儀式後進。況乎其陳善責難之聲光。洸洸乎自不可掩。豈非有造物之力不能厄之者耶。娶市川氏。生二男一女。皆先沒。繼室梅戶氏。生四女。養筱碕氏子順時爲後。以長女配之。所著有文集若干卷。藏於家。藝林蒙求。行於世。銘曰。

進不避險。居不知貧。蹇蹇之志。磨而不磷。觥觥之行。

窮而益堅。所立伊何。有受自天。王之於成。先生有焉。

逸筆餘興跋

是栗翁先輩以下諸老。往復吾精里先生國字牘。良可珍敬也。逸之奠贄於先生之門。諸老相繼捐館。殆有不可及之嘆。今此卷之巋然於前。善氣迎人。藹然如相接。未嘗不忘其生之晚也。但國字之爲牘。振筆迅掃。專取便於一時。不必要字畫之齊整。乃如諸老之牘。未必遠俗。而滴滴所染。筆老墨枯。氣古韻高。德音稠疊。雅誼婉惻。不唯其書可見。當見其文。并當見先輩之交際矣。抑諸老間世之宿彥。固無竢末學之

盲稱。而猶有不自辭者。嗚呼先生沒二十年矣。勿論及諸老者無其人。及先生者亦不可多得矣。因置數語於左方。以告其生之晚於逸者。

今世名家文鈔卷之八終

安政二乙卯歲十月新刻

發行

江戸日本橋通壹丁目　須原屋茂兵衛
同　日本橋通三丁目　山城屋佐兵衛
同　芝神明前　岡田屋嘉七
京寺町通松原下所　勝村治右衛門
大阪心齋橋通博労町　河内屋茂兵衛
同　心齋橋通南本町　河内屋治助
同　心齋橋通唐物町　河内屋吉兵衛

書肆